

皇明大政



十二

孝宗
武宗



皇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八

弘治十二年己未春正月辛酉朔

舉計典

逮言事監生江溶于鎮撫司釋之

先是溶言近來災異數見皆由閣臣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所致於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內閣委叅機務不可處非其人臣等才小任重分寸無補頃因災異乞休未允及科道指陳時弊併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節奉 聖斷照舊存留其間枉者固有實者當聽而乃槩不施行是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忠邪物議沸騰殆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佐翊 皇猷等因 上優

詔答之命速溶寘于理。健等復言臣等叨居重地過失誠多，又不能仰贊。皇上聽從科道之言，分別是非，與牟利弊，以此歸咎，誠不容辭。故一聞溶言，即引咎乞身，不復論辯。乃荷聖鑒，勉留臣知感激思報。但速問江溶，恐妨大体。今當下詔求言之日，正君臣懼災修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獲罪，則臣等之罪愈大矣。乞霽天威，釋放江溶，以廣獻納之路，以成寬大之風。云云。得旨：溶妄言排陷，故令法司問理。既卿等為奏請寬免，姑釋之。按溶以監生訐政府，而政府先之以自劾，繼之以救解，休休之度，至今可想。此孝皇之治所以獨隆也。

詔請宋岳飛抗州墓田

從其十三世孫岳華奏也。田在西湖為僧永言等所侵，詔有司究理之。

二月命李東陽程敏政為會試考官

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景上言：敏政將題賣與舉子，唐寅徐經世命東陽與同考官將敏政校卷重加翻閱，公為去取，禮部覆如其議。改於癸月初貳日放榜，取倫文叙等，卷百人。寅經不預。

申明武職惟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

照成化十七年何喬新所奏例也

起復羅欽順為編修

嚴左道惑眾之禁

先是解州李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于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發俱坐斬既遇赦寧克邊戍故有是禁

三月下給事中華昺及試官程敏政于獄

試畢東陽奏臣奉檄翻閱試卷按彌封號籍徐經唐寅二卷俱未與取云云下禮部覆議得 旨華昺徐經唐寅執送鎮撫司對問明白以聞時都給事中林廷玉疏言同為考官與知廉事據蘆內所見敏政閱卷有可疑者六疏上詔會廷臣問經即自言敏政嘗受其金幣于是都察院請逮敏政對問既于門前置對敏政不服且以昺所指二人皆非中列而復校所點可疑十三卷亦不盡經校閱都察院復奉 命榜問徐經謂來京時慕敏政學問以幣求從學問講及場題可出者

經因與唐寅擬作文字致楊于外會試題偶有合者故人疑而昺指之實無賂情法司因擬敏政經寅贖徒昺等贖杖得旨敏政致仕昺調南大僕寺主簿經寅贖罪畢送禮部奏處皆黜克吏役廷玉降海州判官

旌表韓府鎮國將軍徵鐸及徵鏡之妻韓氏各孝行

一則為其父刲股和藥一則為其夫刲股和藥而二病皆愈廷試賜倫文叙劉龍豐熈等進士袁第出身有差

祀故大學士楊士奇于泰和縣

夏四月廣西古田徭獍作亂

時巡撫鄧廷瓚議調四川湖廣貴州廣西官兵以討之兵部議不可止許密調土兵掩其不備從之

調大僕少卿楊瑛為常德知府都給事中魯昂為蒲圻知縣

瑛昂同鄉同選兵科因坐次不相能會大僕少卿缺以二名請瑛得之昂益忿會科道劾瑛奔競瑛疑昂府為遂奏昂修葺朝房侵銀昂亦發瑛私取官錢事辭連都給事劉聰張朝用涂旦劉孟蘭琦皆下獄時聰已遷府丞聰再遷右布政皆逮至問狀獄久不決法司請會官鞠于午門外昂匿餘銀瑛多文俸銀事煩覺即同孟所領修葺銀俱各還官琦等容隱不舉奏擬昂瑛贖杖送吏部查議孟等贖杖還職得 旨瑛昂免贖對品調外任

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伍月詔歲祀宋臣趙抃于衢州

府故有祠至是因知府沈杰之奏命春秋致祭致仕副都御史孫仁卒

仁嚴厲行法在刑部明決才著審錄湖廣多所平反近幸誅求橫甚仁不為徇被譖逮得王恕奏辯乃釋後歷三藩巡寧夏多以嚴見憚云

六月致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卒

字克勤休寧人丰神清茂博學攻文辭力模精究歆沂伊洛宗旨誠本 朝操觚巨匠嘗定 桃廟禮儀立奉先殿論

文廟從祀及集文衡考道一以爲鑿服人性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叩之無際 孝皇甚倚眷之言官以科場中豈其防世之踈所致云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瀚掌詹事府事

陞張昇焦芳為禮部左右侍郎

詔立占城國王長子沙右卜洛為世子

司經局洗馬楊傑卒

字廷俊平定州人儻儀丰采未第時以祖荼讓其兄人多重之

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行慰祭禮

秋七月申明武職應襲棄小就大之例

如指揮同知應襲子孫立功陞職與祖職相同者長子襲祖職次子止襲百戶餘以次減等

八月陞金澤為南京刑部侍郎

戶部主事陳仁上言八事

一謂闕里被災乞君臣上下痛加修省一謂緇黃充斥淫蕩當禁而大常清秩不宜處以道流一為納粟監生不許選除教職一謂奔競成風乞斥浮汰退以明示好惡一謂降調言官乞通查陞擢以作敢氣一謂禁戚畹勢要怙寵害人一禁奢僭宜委之法司憲臣一禁喪家飲酒作樂并火化棺槨及年久不葬者下所司知之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張悅致仕

命副都御史顧佐勘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

初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是朵顏三衛來貢 朝廷遣大通楊銘等審

之具云三月中魯大人誘大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等男婦三百餘人到邊互市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糧帳車輜死者之親遂來復讐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壯虜脫羅子等約和謀入牧兵給事中戴銑謂其說可疑者二可信者四宜命剛正大臣往勘如虜言果實則當明正守臣開邊結蒙之罪以謝三衛若果虛妄後既遭大變必思報復宜飭邊臣修堡善器集糧練兵以備之兵部覆奏命佐以行明年正月佐勘事還奏稱總兵李杲大監任良都御史張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綿州義州備禦官魯勲王璽計誘泰寧夷人入給藍米因襲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九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詳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

勲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畧而以詐取潘離之夷是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曰勲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佐又干人衆姑從輕處治勲及王璽魯麟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杲良玉降勅切責餘俱免追究其陞賞事俱置不行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卒

字宗良野城人居官有廉慎名撫陝西擒欽有功居喪廬墓有白兔馴擾之異

以秦民悅為南京吏部尚書改林瀚為吏部侍郎

雲南巡按謝朝宣上言孟養夷酋事宜

言思陸本麓川叛賊竄居迤西金江沙外成化中嘗據緬甸

之聽盜弘治七年徵調其兵度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率
水邦攻燒孟密安撫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象馬金寶有併
吞孟密覬覦故土之志迤西人恭們騰衝人假和等為之謀
主屢撫不聽取到緬書詞多矛盾雲南會城去孟養隔遠聲
勢難接而金騰鎮守大監吉慶貪暴無狀雖陽卻思陸之餽
而徵求逼逐軍士驚擾竊計孟養兵甲曾不當中原一二次
縣以全省臨之易于壓卵奈何一調即來屢撫不退皆鎮巡
等官失之于初逋逃姦人謀之于中撫夷官負壞失今不制
必成癰腫乞革鎮守大監捕撫夷官贓貨其能撫諭思陸退
還地方照軍功陞賞如人不悛然後決意用兵云云下兵部
謂吉慶先以奏留請令金騰二司操軍積餉并行附近土官

整擗夷兵以示必征從之其後十四年閏七月巡撫陳金請
以便宜行事兵部議勅官榜諭再請裁處

總督遭運副都御史徐鏞卒

字用和興國人居家孝友守官清動所至有聲

九月陞張敷華為副都御史總督遭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詔省直郡縣脩漏澤園

致仕大學士徐溥卒謚文穆

字時用宜興人當 孝皇盛時入掌機務因事從容調劑其
苦溫容柔裕能使人各盡其才且不倦不矜能坐彌謔怨而
消爭侈其救劉遜之逮獄可稱培養元氣而卻應制三清樂
章又凜然以道事君之義時李文正為亞相所上章奏多出

其手其休休之度亦槩可見矣贈柱國大師

詔以傳瀚張元模為大明會典副總裁官

令閣臣擬票文書自行書封密進

不許令人代寫

降寧府石城王宸浮輔國將軍宸憫為庶人
革宸瀆宸浦祿米三之二以兄弟不睦競為不法互伺陰事
而奏勘實乃有是處

貴州普安營長阿保作亂尋伏誅

初土官隆暢老子禮幼而代職聽阿保讒仇其父且俱通父
以罪見逐之妾名未魯者暢焚阿保居阿保借禮兵作亂焚
暢所部寨并殺其從父之暢誅禮阿保助未魯攘竊其柄乃

與其子阿蘇莫阿多兒等率兵攻暢破寨殺掠甚衆暢惧逃
之雲南亦佐縣鎮巡官召阿保等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未魯
潛令人掖暢上馬歸暢中毒死既而阿保未魯等亂滋甚撫
屢不聽暢有庶子隆珀與其母居安南衛城阿保欲要其母
子乃築四寨出入僭用黃旗自號無敵大王鎮巡官總兵伯
焦俊巡撫錢鉞巡按張淳命都指揮劉莫率兵捕為賊拒益
猖獗鎮巡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司土兵約萬一千七百餘
人分兵與王璋李雄等分道往捕又先期招諭脅從賊黨歸
順者八百餘人阿保父子逆戰候場寨兵潰奔查刺寨已而
復度江劫營官軍擊卻之死傷甚衆阿保等逃去雄召霑益
知州安民賞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為先鋒追斬阿保

于查刺山菁未幾阿多兒亦為民所執官軍復深入菁洞擒
阿斡莫米魯止走鎮巡官奏聞得旨阿斡莫等梟示罪稍
輕者戍邊俘獲婦女給配有功營長人等隆珀等加意優恤
米魯令安民捕送餘賞功恤死有差後安民匿米魯于家假
以蠻兵五百夜襲殺故夫隆暢妾適烏以下十餘人執其子
隆珀隆瑤以去尋亦殺之營長福佑等迎米魯歸故營攻劫
諸寨大肆殺掠且言欲據普安魯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于
朝命調雲南貴州官兵會討之

重建清寧宮成

上命大能人等灌頂國師那卜堅叅等設壇作慶讚事三日
閣臣及府部科道極諫上曰末樂特有舊典不允

冬十月改韓文為吏部右侍郎

詔建祠祀羅從彦于豫章李侗于延平

下刑部主事鄭岳于獄贖杖還職

先是主事董天賜同錦衣衛千戶張福決囚爭坐次有旨
如舊規岳疏乞下廷議以復舊制上命執付鎮撫司鞫之

周經許進請宥不允法司擬違制例詔從之

文華殿書辦叅議張駿乞陞京職致仕

部科叅執不可上曰駿不准致仕陞大常寺卿仍舊辦事

命採珠于廉州珠池

費銀壹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十一月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汪諧卒

字伯仁和人儀潔寡言慮事周詳嘗冒順天中式被革復舉浙江第進士父子孫皆甲科云

拾貳月科道交章論奏傳陞冗負之弊不聽

命戶部專委屬官一員督理長安等四門倉糧致仕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卒

正有學有才其奉命督視西江激濁裁冗有丰采乞歸後多所著述于稽古禮文之事尤詳

命兵部主事李源黃清按閱遼東陝西馬政牧地

命程繼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繼祖伊川十八代孫未幾繼祖奏二程祠額兼近繫河乞賜地改建并守墳人役有司不肯全給及原有贍墳地上被人

據占內亦有滄沒繫河產去稅存者乞賜處分上令有司量處以稱朕追崇先賢之意

兵科給事中張弘至上言聖政與初異者八事

謂登極初革傳奉官五百餘員近年寢復舉行如匠官張廣寧等傳陞至一百二十餘員少卿李倫指揮張圮等傳陞至一百八十餘員登極初首斥異端逆逐番僧佛子追斬妖僧近年齋醮不絕靡費萬計登極初去邪無疑如萬安李裕朝彈夕斥近年有被劾數十疏如徐瓊等猶然優容登極初有朕有大政召府部大臣面議之旨近年未聞廷召君臣道隔登極初取回添設鎮守燒造諸內臣近年已回者不久復去裁革者又復重添登極初慎重詔旨雖左右近幸無輕奏擾近

年陳情乞恩者黃緣無忌登極初兵部申明舊制令該科存
記有妄比例乞陞者指實奏治近年乞者踵至如梁璽郭鉉
輩雖經參奏未蒙采納登極初光祿供應尚見節約又令減
省近年糜費浩繁動輒移大倉銀兩賒取舖戶物料凡此
皆陛下已行者乞勅該衙門釐正舉行務臻實治特在
聖心一轉移間耳疏入下所司知之

命張鶴齡莊田每畝加稅銀貳分

周絰等言王府戚畹各有賜田畝例徵稅叁分此獨加稅恐
繼此有效尤者與之則傷民不與則有不均之嘆且所覈地
可常耕者止如舊額今妨占沙醮中堪種者亦令如例恐管
莊誅求威逼起訟乞收還成命 上曰堪種者照前旨起科

妨占沙醮者仍令內外官覆勘聞奏

弘治十三年庚申春正月丙辰朔

初命高衣監太監督通州倉

時周絰執奏謂京通二倉總督添至五六員投占科索不勝
其擾乞如 詔例裁革 上以已差姑置之已而命另給總
督木監兼用關防周絰又言例止關防一顆掌之侍郎凡事

上召方學士劉純

○初林氏曰

俱通紀

從吉字夫戶
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

年陳情乞恩者實緣無忌登極初兵部申明舊制令該科存
記有妄比例乞陞者指實奏治近年乞者踵至如梁壘郭鉉
輩雖經參奏未蒙采納登極初光祿供應尚見節約又令減
省近年糜費浩繁動輒那移大倉銀兩賒取舖戶物料凡此
皆陛下已行者乞勅該衙門釐正舉行務臻實治特在
聖心一轉移間耳疏入下所司知之

命張鶴齡莊田每畝加稅銀貳分

周經等言王府戚畹各有賜田畝例徵稅叁分此獨加稅恐
繼此有效尤者與之則傷民不與則有不均之嘆且所覈地
可常耕者止如舊額今妨占沙醮中堪種者亦令如例恐管
莊誅求威逼起訟乞收還成命上曰堪種者照前旨起科

妨占沙醮者仍令內外官覆勘聞奏

弘治十三年庚申春正月丙辰朔

初命尚衣監太監督通州倉

時周經執奏謂京通二倉總督添至五六負投占科索不勝
其擾乞如詔例裁革上以已差姑置之已而命另給總
督太監秦用關防周經又言例止關防一顆掌之侍郎凡事
與太監會案而行今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本定而人自
擾非所宜也不聽

命修葺永新縣譚節婦祠額曰貞節

從吉安知府張本奏也婦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從家匿縣
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哭罵不從遂并其

嬰兒皆被害。血漬于禮殿間八磚上。宛然婦抱兒狀。沙磨火煨狀。益顯。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禮部覆奏從之。

二月養病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卒。字公甫。新會人。其學以致虛為立本。以靜坐為入門。以勿忘勿助為功。以時行物生與天地同體為大。以天機流行自然應用不遺為實得。去文離以全不測之虛靈。即日用而見為魚之飛躍。其得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月水之間。真邵雍之流亞也。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萬曆十二年以言官議從祀孔子廟庭。

禮部大

禮尚書徐瓊等罰俸有差。下巡城御史王綬于詔獄。科道請

宥綬。且劾瓊庸陋。以致此灾。上皆不允。竟停綬俸三月。

問刑條例成

先是法司苦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尚書白昂會九卿

大臣剛定畫一。頒中外行之。內禁濫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舡販鬻私貨。漕舡附帶勢要財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

上命再議。衆復奏謂累朝所定不可輕改。從之。申明舉主連坐之法。

直隸巡按御史王啟陳備邊十事。

一謂團營三邊皆有監臨。主將倖勝則有力者剽竊為功。不利則有罪者夤緣苟免。今邊鄙之事宜專責之帥臣。一謂大

臣諫官各懷疑忌宜令大臣有事各陳所見商確可否而行
一養病侍郎劉大夏練達老臣熟于邊務宜起用之一朵顏
三衛雖失信義然不宜輟動一三邊米賤士卒所得盡于誅
求或至詭文虛耗宜痛革其弊一士卒養馬多不實器械造
作不如法皆宜有以處之一宜申嚴軍法有進無退一清理
軍伍使不為有力所役一錦衣衛傳奉官無功者毋使世祿
兵部覆奏謂所言皆中時弊宜議行從之

副都御史陳紀卒

字叔振閩縣人由庶吉士改御史督北直學以公明稱後為
庶憲為巡撫持法平恕人亦多之

附錄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

安危今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泰養狃于因循廉節掃
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
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
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其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群
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
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
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民生不
安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挽回之手

夏四月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

寶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勅興修濂溪書院取其
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虜火節致宣大命平江伯陳銳掛平虜將軍印侍郎兼都御史
許進提督軍務率師禦之
以張元楨為翰林學士

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

罷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暉鎮
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為京營總兵溥同英國公張懋提督
圍營改新寧伯譚佑管神機營

虜敕大同遊擊將軍張俊率兵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夜彗星見

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

陳名小奴年十五歸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歸至門

罹虎患陳持門柱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苟歸
死鄉里哀而瘞之陳孀居鄉豪郭子素逼娶之陳給俵服闋
至時設祭痛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抱幼女趨姜岩潭上置
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聞子素謂得罪以賄寢之后二男
俱故女亦早寡知府葉贊馬岱相繼為修墓立祠至是巡按
吳一貫因縣陳剗之請疏于 朝故有是命

戶禮刑工尚書周經徐瓊白昂徐貫並致仕

加昂貫太子太傅經瓊太子太保各歲給夫米賜勅馳驛歸
維時御史楊綸陳銓皆言瓊等當免經未可聽其去俱報罷
以佖鍾傳瀚閔珪魯鑑為戶禮刑工尚書

陞林俊為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瀟致仕

先是 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瀟諮以銓衡政事而瀟輒奏向日科道言臣事皆挾私尔科道職司耳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其實以聞於是瀟皇惧謝罪 上曰屠瀟召見奏對輒言已事不達大体既服罪姑宥之已而科道回話 上并宥之至是瀟乞休允之仍賜勅給驛令歲丈夫米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以災異條陳一十八事

一早視朝謂辨色而出一勤聽政謂每日務二次奏事一次冗員謂文武職之傳升者一節財用謂光祿寺之借辦戶部之濫支一省差遣謂京通倉及馬房等處添設監督內官一

處莊田謂近來奏乞大濫又不照前例起科一清鹽法謂王府及織造內官奏乞食鹽及勢要報中俱宜罷減一申禁例謂舡車廩給口糧不許阿縱應付一修武備謂清出軍士操練一壯軍威謂募兵效用厚加撫諭一恤官軍謂做工負累疲敝一止織造謂取回內臣一恤邊民謂停止陝西買辦綿羊及皮絨一停改造謂重造樂器派辦不貲一惜供應謂稽考光祿出入器皿一斤異端謂齋醮燒香等事應罷一警驕情謂土官應赴京告襲其 朝覲不來 聖節不出者提問治罪一防詐偽謂差出人員務令出精微批為照得 旨俱允行

六月加兵尚書馬文升少傅刑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改南兵尚

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南刑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戶侍郎林瀚為南吏部尚書

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謚襄敏

字宗器巴陵人性沉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
不立崖岸至所設施必動中機宜守程番整飭夷創蔚如中州
鎮貴州勦撫黑苗處都勻流土無治並極綜密後總制兩廣
安靜不擾與群蠻結以恩信其創置治轄并及閩楚事宜悉
有方畧

京師戒嚴

命王宗彞史琳等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白

羊倒馬關

平江伯陳銳罷兵部侍郎許進致仕

之首

陝西以接總辦

方政

提督者代之回京於是隱臣謂俊代總兵王璽以先任遊擊劉淮代俊職又言賊勢向東目
下正在宣府地方乞令都督神英領京營軍前去卻令陳銳
移兵宣府會合勦殺 上以銳等統兵征虜日久無功都取
回京尋科道劾其退怯致地方罹搶掠故罷之

命保國公朱暉掛征虜將軍印副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禦
虜

兵部右侍郎楊謚卒

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南刑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戶侍郎林瀚
為南吏部尚書

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謚襄敏

字宗器巴陵人性沉雅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
不立崖岸至所設施必動中機宜守程番整飭夷創蔚如中州
鎮貴州勦撫黑苗處都勻流土兼治並極綜密後總制兩廣
安靜不擾與群蠻結以恩信其創置治轄并及閩楚事宜悉
有方畧

京師戒嚴

命王宗彞史琳等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白

羊倒馬關

平江伯陳銳罷兵部侍郎許進致仕

先是陳銳許進等

命總兵王璽副總兵王玉遊擊張俊各

領軍分地禦虜至是進劾璽王所守之地連被殺擄人畜請

治重罪

上以進不與監督總兵會奏

命兵部推舉宜為

提督者代之回京於是閣臣議降旨切責陳銳而以遊擊張

俊代總兵王璽以先任遊擊劉淮代俊職又言賊勢向東目

下正在宣府地方乞令都督神英領京營軍前去卻令陳銳

移兵宣府會合勦殺

上以銳等統兵征虜日久無功都取

回京尋科道劾其退怯致地方罹搶掠故罷之

命保國公朱暉掛征虜將軍印副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禦

虜

兵部右侍郎楊謚卒

謚端慎平易臨事未嘗近名而所至有名士論與之
陞梧州知府張吉為廣西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改韓文王鏊為吏部左右侍郎

起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先是兩廣軍多為鎮閣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
其私役者歸五十三村素強悍悉服從帖息

戶部主事余寰陳禦虜三事

一飭兵車以禦衝突一復舊墩以備傳奉二事皆其伯父子
俊之已試者一屯重兵以鎮內邊兵部覆言飭兵車復舊墩
皆防邊急務即下邊臣行之其川南增設二衛事体重大宜
俟經畧等官會議從之

九月

中書何文淵

大政

人文淵公卜一廿系舉慶五陸博士

住

以縱敵無厭且誣親兄安漢弒逆淫亂故也

九月調行人王雄為浪穹縣丞

雄上言克敵在將選任宜慎征虜總兵嘗試于陳銳已為寒
心而更用朱暉是生長膏梁素未聞出奇策樹奇功也乞正
前日輕舉陳銳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于邊方都督中拔其尤
者授以大將之任而又勿以監督提督者撓之庶必有濟不
然以郭子儀李弼之勇畧而節度之師且潰于相州則以魚

謚端慎平易臨事未嘗近名而所至有名士論與之
陞梧州知府張吉為廣西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改韓文王鏊為吏部左右侍郎

起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先是兩廣軍多為鎮閣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
其私役者歸五十三村素強悍悉服從帖息

戶部主事余寰陳禦虜三事

一飭兵車以禦衝突一復舊墩以備傳奉二事皆其伯父子
俊之已試者一屯重兵以鎮內邊兵部覆言飭兵車復舊墩
皆防邊急務即下邊臣行之其川南增設二衛事体重大宜
俟經畧等官會議從之

以徽國朱公十一世孫舉襲五經博士

陞大理卿王軾為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廢周府平樂安王泛為庶人錮皇陵義寧王安溪軍爵閑
住

以縱欲無厭且誣親兄安漢弒逆淫亂故也

九月調行人王雄為浪穹縣丞

雄上言克敵在將選任宜慎征虜總兵嘗試于陳銳已為寒
心而更用朱暉是生長膏梁素未聞出奇策樹奇功也乞正
前日輕舉陳銳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于邊方都督中拔其尤
者授以大將之任而又勿以監督提督者撓之庶必有濟不
然以郭子儀李弼之勇畧而節度之師且潰于相州則以魚

朝思為觀軍容使故也况其下者乎疏入 上以其妄言阻
軍逮詔獄刑部請贖杖還職得 旨免贖調外任

陸吉安知府張本為廣東右叅政
以孫需為浙江左布政

冬十月起復石瑤為翰林院檢討

詔各王府宗廟禮樂悉遵 國初頒降定制

十一月命天下解到軍器工部收貯類送 內庫

軍器舊貯九門城樓內臣陳良請送 內庫解人苦之至

是兵部請仍舊故有是命

申嚴取沿邊材木之禁

邊關故有禁因修禹春等宮承運等庫禁遂弛至是復禁

之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彭清陳邊務四事

一增築屯堡謂邊堡闊遠宜量增以便防守一撫恤羈夷謂

哈密寄住吾峪諸夷宜量給米布以繫其心一嚴法清勾謂

乞行清軍御史勾補一申明舊例謂分守副叅應受大將節

制領軍指揮遇缺宜令大將議補凡遇聲息宜大速馳報以

憑策應兵部覆議清所言俱切邊務但失誤事機依軍法懲

治恐戕姦弊情罪不重者請如清言其該官應叅奏究問者

仍如舊例從之

給事中許天錫勘上大同威遠城失機罪狀

謂虜自大青山墩數道並入東南行叅將秦恭副總兵馬昇

得謀報各領所部士馬會威遠約遊擊將軍王杲共禦之更
馳報鎮守太監劉雲總兵官王璽巡撫洪漢等為備杲登城
瞭虜見二十餘騎掠毛家嶺易之曰如此不擊令他人分吾
功都指揮鄧洪固止之不聽遂出兵虜騎佯走杲馳赴至北
嶺坡虜騎漸多乃知墮虜計急駐兵未定虜伏騎七千餘謀
而出橫突我軍陣羅為五遂大敗所亡把總指揮等官五十
二人旗軍五百四十餘人官軍五百九十八人殺傷者五六
百人虜掠戰馬及盔甲鎗刀弓箭等器咸以千計杲僅以身
免鄧洪戰死自盤石嶺等四十莊屯人畜一空時秦恭馬昇
營不敢進劉雲洪漢俱譴責與王璽俱奏報不實上命逮
杲璽漢等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鞫疏上得旨昇恭杲依

律處決王璽并家屬發鎮番衛克軍漢軍職閑住劉雲等御
史逮治十五年秋審謂恭情可矜疑上命恭免死并家屬
戍邊昇處決

賜歷代名臣奏議于廷臣

五府九卿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并科道官各一部

弘治十四年辛酉春正月庚戌朔

陝西地震

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韓城縣尤甚傾倒房屋
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名口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
東安昌八里地決湧水有裂地長一二丈或四五尺者溢流
如河南院僉都林俊上疏援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錄

正人以教東宮屬謝鐸儲璫楊庶等堪為輔導兵尚書馬文升又言地震之變為夷狄侵凌之兆今小王子火篩跳梁邊境而海內民困財竭兵微將寡紀綱未大振法令未盡行乞側身修省仁養生民廣開言路節金帛以備緊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西織造裁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民困并賑恤震壓死傷之家則內治修而外虜不足畏矣 上曰覽疏具見忠愛即准行

吏部右侍郎王鏊上禦虜八事

一曰定廟算謂賞功罰罪以駕馭乎將材二曰重主將謂宜起秦絃為總制以節制乎諸邊三曰嚴法令謂臨陣退縮者即斬以殉四曰恤邊民謂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賞

以賞死士五曰廣召募謂土兵於虜為仇於家有恚宜厚賞而體恤之必得其用六曰用間謂宜懸重賞以購火篩之首而遣通事與小王子通以携其黨七曰分兵謂選勇分隊日加練習遇警則四出以甚其內顧之忌八曰出奇謂虜在河套俟其未寇堅壁勿戰而密遣勇將乘虛劫營以攻其不備章上 命所司知之

二月停軍蘇松常鎮導河夫役

陞楊一清為南京大常寺卿

以陳壽為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侵劇鎮城盡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命遊擊將軍張雄等分禦虜于喬家澗等處共斬首

五十級俘一人獲馬一百七十匹叅將曹雄等禦虜于右
澗池堡等處斬首二十五級獲馬一百五十餘匹器械二千
四百餘事捷聞賞賜有差時有諷壽注子弟姓名于戰
籍中者壽曰不可士論賢之本年九月以錄榆林殺賊功加俸
一級

三月給事中艾洪郎中黃暉勘上延綏神木堡等處失事罪
狀

先是虜寇神木堡棄勝掠紫陌溝等處總兵官陳瑛副總兵
朱瑾鎮守太監曾敏巡撫王嵩奏報不實至是洪等具言瑛
等退避玩寇敏嵩出視彖殺之實并喪止人畜器械數請正
其罪乃下法司逮鞫之獄具瑛以守備不設擬斬瑾以遇警

退縮擬邊戍敏嵩俱以奏報隱匿擬贖徒還職得旨瑛瑾
准擬敏謫長陵司香嵩降三級補叅議后十五年秋審法司
奏瑛情可矜疑命免瑛死并家屬戍邊

修國子監

保定府臣獻白鴉為瑞 詔斥遣之

從禮部尚書傳瀚劾也

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鍤上生民凋瘵狀

末言養馬困于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戚
里困于恣睢當孔道友應為困有土產貢獻為困命所司知
之

夏四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上維持風教疏內云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立啟聖祠配以顏魯思孟之
父并出吳澄以明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
各省考官職卑而無權外薦有權而易私宜差京官二員主
考以羅真才其歲貢一途必責其三場果通方許充貢三曰
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各省附郭縣分宜照順天應天制
量加廩增歸附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塞捷徑以澄
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多取償于他日必嚴塞此路
俾彝倫之堂不為貿易之地即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區處
疏入禮部覆議惟歲貢生入監一年方許告就教職請如鐸
議

命開中淮鹽于寧夏三路備軍儲

凡二十萬引

詔發還取入大倉銀兩

從南京科道張言羅璋等奏也

陞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先是命大同中鹽備餉商人無有應者戶部推原其故謂近

○^性我朝學校

傷通紀

以此等假 欽賜名色
應皆此之故宜差重

臣整理之故有是命

五月命陝西巡撫周李麟節制諸路將領

工部右侍郎陳琬卒

字仲廉全州籍茶陵人和易通敏有清操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立啟聖祠配以顏魯思孟之
父并出吳澄以明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
各省考官職卑而無權外簾有權而易私宜差京官二員主
考以羅真才其歲貢一途必責其三場果通方許充貢三曰
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各省附郭縣分宜照順天應天制
量加廩增歸附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塞捷徑以澄
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多取償于他日必嚴塞此路
俾彞倫之堂不為貿易之地即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區處
疏入禮部覆議惟歲貢生入監一年方許告就教職請如鐸
議

命開中淮鹽于寧夏三路備軍儲

凡二十萬引

詔發還取入大倉銀兩

從南京科道張言羅璋等奏也

陞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先是命大同中鹽備餉商人無有應者戶部推原其故謂近
者王府遂食鹽之請織造開賣鹽之端此等假欵賜名色
附帶私鹽橫行江湖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此之故宜差重
臣整理之故有是命

五月命陝西巡撫周李麟節制諸路將領

工部右侍郎陳琬卒

字仲廉全州籍茶陵人和易通敏有清操

建闕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懋以父喪辭 命補司茶署事聽懋終制起任

秋七月海西尚古再入貢

先是尚以舍人入貢授指揮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未遂遂絕朝貢時入寇且遮絕諸胡之入貢者諸胡並怨之尚古悔過使五十騎叩邊請貢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怨守臣無識驗放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等大不平遂致遼陽既去且留書于邊言諸胡所以侵犯實出此故尚古若誅則衆怨自解守臣因請誅尚古以謝諸胡兵部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他患請令守臣書諭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

新并歸所虜人口以自贖從之

甲寅江西南城縣火

是夜空中有大開而復合流火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廬舍三千二百餘間倉廩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男婦死者三

掌國子監事 禮部侍郎

大政

賊因官軍失利于阿馬坡之後益猖獗劫堡攻城雲貴道梗至十二月擁賊萬餘劫官軍營擄統兵大監楊友以去右政閻鉅廉憲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遠等俱被

建闕里孔子廟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時懋以父喪辭 命補司業署事聽懋終制起任

秋七月海西尚古再入貢

先是尚以舍人入貢授指揮肩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未遂遂絕朝貢時入寇且遮絕諸胡之入貢者諸胡並怨之尚古悔過使五十騎叩邊請貢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怨守臣無識驗放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等大不平遂致遼陽既去且留書于邊言諸胡所以侵犯實出此故尚古若誅則衆怨自解守臣因請誅尚古以謝諸胡兵部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他患請令守臣書諭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

新并歸所虜人口以自贖從之

甲寅江西南城縣火

是夜空中有大開而復合流火下墜長十丈餘隱隱有聲燬廬舍三千二百餘間倉廩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男婦死者三十三人上命修省賑卹

命南戶尚書王軾兼副都御史提督貴州軍務

貴州賊婦米魯及福佑因守臣招撫詐云欲降尋殺掠寶甸攻圍南安衛城朝命湖廣鎮巡官遣土兵赴貴州聽軾節制賊因官軍失利于阿馬坡之後益猖獗劫堡攻城雲貴道梗至十二月擁賊萬餘劫官軍營擄統兵大監楊友以去右政閻鉅庶憲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遠等俱被

害軼至以聞且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嶺土兵二萬營于砦布河調湖廣清浪參將趙晟領兵營于盤河東岸又行雲南平夷衛選謀勇官領原調漢土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酉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有五千四面夾攻兵部議從之後閻鉅劉福俱贈官賜祭葬并蔭其子為國子生史韜郭仁李宗武李榮亦俱贈官子襲職如父李雄等罪應謫戍以各有斬獲功乃降

保國公朱暉都御史琳帥師擣虜巢于河套

虜先覺徙家壯邈僅斬首三級得所授勅三道駱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八百有奇

閏七月改副都御史樊瑩撫治鄖陽等處

南音

巡隨御史

方政

通減王府房價

通紀

按察司霍翰

賣官吏則名器從畧

二九音官軍一上取已賣之若此設吏途冬及春不知何以

諭內閣今後凡有

典級

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隸銀按克匠役月糧布花

害軼至以聞且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嶺土兵二萬營于砦布河調湖廣清浪叅將趙晟領兵營于盤河東岸又行雲南平夷衛選謀勇官領原調漢土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酉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有五千四面夾攻兵部議從之後閭鉦劉福俱贈官賜祭葬并蔭其子為國子生史韜郭仁李宗武李榮亦俱贈官子襲職如父李雄等罪應謫戍以各有斬獲功乃降

保國公朱暉都御史琳帥師擣虜巢于河套

虜先覺徙家壯遯僅斬首三級得所授勅三道駱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八百有奇

閏七月改副都御史樊瑩撫治鄖陽等處

尋陞南京刑部侍郎

申嚴運軍私帶食鹽之禁

閣臣劉健等疏言國用當節 上嘉納之

言延綏遼賊擾邊王師兵餉缺乏開中引鹽則高價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隳隣方糴賣則運送艱難附近完運則逃亡枕藉官軍一出輒已匱乏若此設使經冬及春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况遼東虜勢方張貴湖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乃近年光祿夫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動千百疋各處修設齋醮大倉取入內府及宗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各數十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隸銀按克匠役月糧布花

歲增月益莫可救藥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槩全照舊臣等雖嘗因事規諍未蒙采納伏乞 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窮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勅各衙門凡有備荒革弊之策畫一具奏其事關財用者加意准行則邦本固而國用自舒內治修而外攘自舉矣詔止送像掛幡于武當山從輔臣劉健等奏也

八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璣為廣東提學副使

丹徒人飭躬厲行持護名檢銳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摹擬且患未得所師初為御史上疏諫用萬妃 憲皇怒逮擊命擊齒落璣毅然不為動後擢學憲死於溺家業蕭然曾未嘗

入念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命大理丞劉憲太僕少卿王質募兵西壯

起秦紘為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

冬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謚文毅

字舜咨上元人生而瓌岸穎秀異人潛心經史考諸世務凡民政財計邊情罔不留意在禮部十餘年禮文制度多所撰定在吏部獎恬抑躁不卹恩怨事當 廷議片言裁決天下仰其丰采以為謙之爭子云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召劉大夏為兵部尚書以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

勅獎沂陽王城冽孝義

給事中鍾渤刑部郎中王益謙劾奏遼陽失事罪狀

言總兵孫文毅少監劉恭守堡指揮白璽等失于備虜喪止男婦一千九百四十有奇畜產三千二百并按備禦海州都指揮李繼祖虜至不援劉恭又坐占地取賄又邊吏誘引尚古入貢之罪具得其狀以奏且劾總兵蔣驥巡撫陳瑤納侮邀功又不嚴飭軍令致虜深入及分守開原叅將胡忠監丞黃廷誘夷啟釁刑部擬文毅璽論斬恭贖徒閒住繼祖及指揮張欽等五人皆邊戍忠逮問會廣寧復以師敗驥瑤妄以捷聞言者攻之下御史勘報言驥瑤隱匿喪止反以功奏都

指揮李恕叅將盛銘指揮韓俊等皆失備有罪于是刑部請逮驥瑤至京會鞫之令代驥瑤還恕等御史逮問明年三月驥瑤自陳修邊殺賊之功得旨准以功贖罪驥原府帶俸瑤對品調外任恭亦降三級仍分守遼陽胡忠黃廷贖徒還職李恕降一級韓俊何濶克軍後文毅屢上章自辯亦有死戍邊

十二月欽天監改造渾儀及簡儀雲柱

先是監正吳昊請改造觀象臺原製渾儀及修改簡儀禮部請令監正張紳議之紳奏謂原製渾儀未經校勘其黃赤二道相交于奎軫不合今之四正陽經故南北圓軸不合兩極出入地度而陰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是以推

驗無準從前不用簡儀雖用以測驗然當時鑄造雲柱頗短小亦稍不合天樞故推測經星去極亦有差謬今改造渾儀亦以赤紅二道改交于壁軫則與今之四正陽經相合而圓軸窺管亦無不相合相當者簡儀雲柱則比舊少加高大足矣禮部復請令紳等呈木樣以聞至是木樣成禮部謂可施之永久且請移文吏部量陞諸天文生之效勞年深者從之

南京刑部員外郎李祚言河套不可不取狀

言在周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在漢則武帝伐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在唐則張仁原築三受降城于河壯皆今河套地也惟宋太宗始棄之故西夏得以竊據與中國抗衡我朝土木

之變已一嘗之是實兼宋人西壯之二害也以今鑒古殊可寒心夫黃河為華夷限今棄之夷狄失中國險其不可一也

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使虜據之以為巢穴其禍當烈于元其不可二也今棄其未定且聞其饑乏于草盡春初之候併力取以復漢唐之舊失今不取虜寇無已邊陲無解甲之日天下無息肩之時矣其不可三也章入下所司知之

附錄 房山縣生員弭文妻宋氏夫亡六日癸祖壠設奠畢即自縊于壠樹魏縣郭名妻李氏夫死八日自縊死俱旌曰真烈

弘治十五年壬戌春正月甲戌朔

舉計典

陞山西僉事王鴻儒為本省提學副使

命吏侍郎兼翰學士吳寬侍讀劉機為會試考官

取魯鐸等三百人是歲禮尚書傅瀚等各以他事阻吏侍郎
王鏊代知貢舉

起復左春坊左中允楊廷和原職

禮部尚書傅瀚卒謚文穆

字曰川新喻人嗜學強記處事周詳子元亦舉進士第江溶
之奏閣臣瀚實嗾之為攘位計既而恐謀洩遂嫁禍于程
敏政後家人恍見敏政入瀚室憂悸成疾議者殆有遺憾
云

陞禮侍郎張昇為本部尚書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何塘王廷相俱有聞魯鐸等十九人改庶吉士

夏四月陞檢討羅欽順為南京國子監司業

詔建忠義廟于廬陵縣祀文天祥

以趙時賞等配從廣東布政使周孟中奏也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時政六事

一嚴考覈謂士習因循多有營私納賄一崇節儉謂公私困
乏諸司宜加裁省一汰冗官謂嚴覈衛所官武藝并襲職子
孫一立經制謂邊警調兵止宜于附近處所策應一重將推
謂宜假以賞罰而不為中制一用間諜謂處使有被獲者厚

賞因而用之 命下其奏于所司
命錦衣衛指揮僉事郭良襲武定侯

良故侯昌之子也先以族人爭襲遂降至是其母許氏為請
命廷議不決焦芳獨曰爭爵之罪小開國之勲大議遂定故有
是命

詔修葺宋儒朱熹廟于婺源

從給事中戴詵奏也

詔祀朱相江萬里于饒州

萬里為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嘗勉文天祥以世道
之責後元兵陷饒遂率其子鎬及左右數人投水死至是因
監生裴春之奏而祠祀之

五月改開城縣為固原州設總制府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固原猶為內地自火篩寇后遂為虜衝
於是始改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
等官遂成巨鎮

甘肅總兵署都督僉事彭清卒

清謀勇兼濟能撫愛士卒戰功最多名聞西域且廉潔自持
亦時之名將云

總制尚書秦紘以新造車制上 命會同鎮巡官試驗以聞

車高五尺四寸廂濶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尺在上放
銃者二人在下推車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險但
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圍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

獸轅內放銃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相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倚角奏功或邀賊歸路云云

輔臣劉健等上早朝節用疏 上嘉納之

六月命楊守陟仍充大明會典副總裁

以王儼顧佐為戶部左右侍郎

輔臣劉健等諫止釋迦啞塔像贊從之

秋七月詔各邊總制巡撫等官整飭武備從宜調度防禦

贈故死事廣東叅議劉信為嘉議大夫

以信討黎賊死鋒鏑也并錄其子景宗為國子生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梁景卒

字廷美墩寧人居官清謹守泚岷斬西番渠魁復業者千數

撫湖廣平永州逋寇出處之際亦不失其正云

貴州賊婦米魯及福祐等伏誅

先是太監楊友既見擄軼調集官軍土兵分八道以進凡用

兵五月破一千餘寨米魯福祐死于陣擒一百九十八斬首

四千八百餘級俘男婦一千人捷聞降勅獎勵米魯之黨阿

雜米等五人斬于市適得等給功臣家為奴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 命劉大夏仍兼理團營

先是 上欲于附近團操以掖京師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

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此意未幾一御史

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勅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有遺天德福宮內法大夏者上曰宅門定附錄。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軍何如。夏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者，上曰：宮門豈外人能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者，所為

耳

減修清寧宮夫役

先是，詔兵部撥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奏減十分之五。督工中官訴于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大夏不以

朝廷大役為重，率意減夫，可調。旨切責之。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朝廷溫旨，勉留，猶未已。若切責，旨一出，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何處討這等人替他司禮監入告。上忻然納之。軍數悉如所裁。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謚褒毅

嘉興人初官陝西，賑饑濬渠，以拯民為己。任軍民，兩詣闕，借留者千數，立生祠。後檣達瀚，四殲李鬍子、平洮岷，番虜旅氣矯矯，雖矢石如雨，無惧色。錦衣衛韋瑛、挾汪直為詞，察屢興大獄，以忠劾發，成其黨，競讐忠，構忠死。廷辯慷慨，不可屈，僅落職，尋起為尚書。

遣駙馬都尉馬誠祭告

皇陵及山川之神

以鳳陽有暴風猛雨拔樹萬餘傾舍千餘之異故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吏部尚書馬文升陳言本部職掌十事

一息奔競一崇險朴一責成府正一舉用賢能一論年勞一
嚴考覈一給散官一查功蹟一專職掌一預選教 上從其
議

命南院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時江西盜起俊至揭榜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
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黨解散

虜寇遼東副總兵劉祥等伏兵禦之

斬首五十一級獲馬百餘匹

冬十月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

字時敏華亭人性素清約平居謹畏無疾言遽色臨事卓有
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
提學浙江例糊名校士悅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為
庶使入朝尚銘居東廠任事衆皆趨其門悅獨不往佐吏
部兩攝選衆稱翕然尋贊留務致仕篤學力行鄉里咸推
重之

降清軍御史任文獻為藍田知縣

浙有閒住通州沈徵戶名與絕軍沈三同文獻持之及他名
同軍絕者十餘家徵因集衆喧駭告示并牌及柵關門又破
總甲之枷因抄搶軍書李貴鎮巡官捕徵等數十人送獄俱

擬充軍以其事聞徵亦據拾文獻諸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
刑部中往勘之徵猶不服乃 命三法司廷鞫以徵倡衆誣
奏引例充軍文獻贖徒送吏部議虜獄上准擬
起復大僕少卿儲璿原職

南京地震雲南晝晦

十一月復除病痊修撰毛澄原職

致仕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徐貫卒

字原一淳安人溫厚明敏在職方即署稱首其巡視福建海
道料理蘇松水利功亦有可紀云

十二月錄湖廣平苗賊功

劉大夏奉 旨議上在外寺苑牧馬事宜

言行太僕苑馬官當與太僕卿佐一体優視從之
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謚文肅

字廷秀廣昌人性嚴介寡與耽墳史廣購書讀之每上下數
千年事論辨異同前哲不執沿成議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
史臆見椒丘文集等書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
賞罰其絃猷措註皆翊正 國是粉飭太平之具平生文學
氣節而聲色澹然當時名士如彭韶丘濬最相知云

陞楊一清為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

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韓重下獄贖徒還職

先是重劾鎮守大監梁玘倚勢索賄侵稅占軍奪民田馬等
情 上命給事中鄒文盛即中楊茂仁往按之玘上章自辯

且許重短重復與總兵楊玉奏玘從軍出關採樵為虜所殺

大明會典成。按嘉靖中

通紀

平江伯陳統卒

合肥人其治安平鎮河缺亦其一功云

附錄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為得天下

下大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大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

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大雜耳渠嘗

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

謂薦副都御史劉宇 上之知人如此云又有甘肅副總兵

魯麟世歸附居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驍近求為掛

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

大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

為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

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

苟篤忠貞且為 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

求起用不可麟快快病死

且許重短重復與總兵楊玉奏玘從軍出關採樵為虜所殺
俱下文盛等按問頃之重與玘皆徵還文盛等考驗玘事皆
如重言惟三岔河商店誤言為玘所占及所使採樵非關外地
失于覈實跡上下刑部會鞫玘以病奏乞俟稍差就獄 上
許之于是刑部言玘罪狀已明不待置對坐重贖徒王令自陳狀
平江伯陳銳卒

合肥人其治安平鎮河缺亦其一功云

附錄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獲所為得天

下大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大急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

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大雜耳渠嘗
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

謂薦副都御史劉宇 上之知人如此云又有甘肅副總兵

魯麟世歸附居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麟結嬖近求為掛

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

大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其部落

為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為矣麟家

積黃金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曰

苟篤忠貞且為 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

求起用不可麟快快病死

皇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九

弘治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己巳朔

令松潘東南二路叅將及四川都行二司俱聽分守節制
陞學士張元禎為太常卿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韓鎬卒

字民瞻廬氏人有才致其撫義烏之饑民燭海洋之神奸成
海塘之工築多為人所稱云

思陸降

退還所據蠻莫等地十三處掣回象馬夷兵過金沙江而歸
二月復除病痊編修羅琦原職

戶部侍郎顧佐查處薊州牧馬草場還

清出一項二千六百六十有奇請照十二營分定界限收

買吏部書馬文升羅通兒 呈各堂

大明會典成進雇使少所查事附謝選太二大任吳實和吾言

賜方孝孺劉德芳大红蟒衣各一襲內閣賜
蟒衣自此始

陳瀾為修撰餘各有差

三月令汀州克屬江西巡撫管轄

上御文章殿

在後第八卷

禁王府濫請封

但係娼及不良婦所出其下等亦

刑部尚書閣理

本政 通紀

邊陲茂烈誌監察御史

夏四月令廬陵縣以鍾同祔祭忠節祠

祠故祀宋臣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也

清出一項二千六百六十有奇請照十二營分定界限收馬

旌表玉山知縣孫景雲妻鍾氏貞烈之門

雲上虞人為縣有苦節既上鍾哭必血下竟自縊死

大明會典成進劉健少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吳寬禮部尚書各兼官如故

梁儲王華陞少詹事劉璣江瀾陞侍講武衛張禹陞學士楊廷和陞春坊大學士劉春楊時暢伯鈺俱侍講靳貴陞左諭德毛澄陞右諭德朱希周毛紀顧清俱侍讀傅珪為左中允陳瀾為修撰餘各有差

三月令汀州免屬江西巡撫管轄

致仕南京工部侍郎徐恪卒

常熟人嗜學性詳慎凡利於國與民者必行其志利害不恤故樹立有足稱云

禁王府濫請封

但係娼及不良婦所出俱不得請

令秦府鎮國將軍誠澈以本等官職奉保安王宗祀
澈保安王第五庶子也

陞梁儲為吏部右侍郎

選陳茂烈試監察御史

夏四月令廬陵縣以鍾同祔祭忠節祠

祠故祀宋臣歐陽修楊邦義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也

我朝增入李時勉劉球劉子輔

戶部奉旨會文武大臣及科道議上足國裕民之策十二事

一重京儲一慎庫藏一實內帑一省供應一度邊餉一清
鹽法一均禁例一處芻料一節香蠟一戒培尅一處存留一
恤災傷

詔修國子監樂器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王繼卒

字述之祥符人性清誠有才識遇事敢為故歷官咸有聲績
云

五月諭祭大學士李東陽父母

仍造墳安葬

命孔聞韶仍襲封衍聖公

韶弘緒子也弘泰卒法當聞韶襲封上賜麒麟白玉帶黃

金盃正德年上幸大學召入觀禮賜宴冠服靴帶寶鈔如

故事嘉靖初上兩幸大學召賜亦如之卒年六十有五賜祭

葬如禮

命陝西巡茶御史暫取回京

命內閣撮取通鑑綱目續編節要進覽

陞韓文為南京兵部尚書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

字嘉漁人舉進士授評事以講學明道為務嘗為今壞

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

之與聞者莫察其意指為誑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
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疏食屢空相顧自得箕謝
會試遊陳白沙門以理學著

京師諸省大旱

六月減蘇松織造三分之一

令武職領赴邊報效者不得一槩濫許

鎮遠侯顧溥卒

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宥黔國公沐崑等罪

時王氏額外加租害遍境內故都御史李士實奏之上特
治其黨而宥崑等

秋七月瓊州賊符南蛇等平

是役斬首二千五百六十有奇平賊梟一千二百餘所俘其
屬千四百人追回被虜者百十五人獲器械二千六百九十
有奇

申明 親王之國舊例

用舡止五百艘除 王府及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
等舡夫俱自備

致仕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卒謚康敏

字拜儀武進人通敏和厚練達政体有謀能斷因事成功所
少者特骨鯁之節云

停止太倉州織造洗白苧布

吉府儀賓史策有罪革職閑住

以其父元謀刺 內官王勝故也元論斬

八月詔纂修本草

錄用忠愍劉球之曾孫祠為通政司知事

九月命差官查理 內府甲字等庫

冬十月命祀宋臣趙清猷公汴于蜀

與秦守李水漢守文翁宋守張詠為四公廟從巡撫林元甫
奏也

命建祠祀元儒陳澹于都昌

以嘗纂修禮記集說有功後學從邵寶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論不當留意佛老 上嘉納之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進皇明政要

凡四十篇

十一月申嚴惜薪司等處刁徒攬納柴炭之禁

特予祭酒謝鐸祖母趙氏旌表

十二月誅妖人李道明并治告反不實者罪

道明以白蓮社撰妖詞惑人忻州官發其事都御史劉聰委
千戶張瑛捕甚急妄執軍餘樊林副千戶黃珍鞠之珍與劉
玉有隙因誘林引玉而自為林具狀言道明有反相以上于
聰轉相告言遂捕旁午又累及郭氏孟麟等道明家族盡被
逮產俱沒官奏上得 旨傳道明入京下詔獄始露黃珍構
陷狀遂下珍獄尋瘦死奉 旨道明處斬張瑛戍邊

弘治十七年甲子春正月癸亥朔

停止福建尋訪鷓鴣竹雞白畫眉紫山鷓鴣等禽鳥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

烈少喪父繼總旗後志邁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有悟于顏曾克己省身之學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司理吉安明允公怒民孚之考績至准畿凍死所知覆以救表及為御史袍服朴素而身任風紀彈劾不避權貴乞養一疏詞意迫切迨歸躬治畦妻子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群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命陝西各監苑增築城堡

從楊一清奏也

旌表定國公徐永寧妾丁氏曰貞節

丁永寧卒後三日自縊死

罷壽塔工及真人杜永禎等封號

先是奉 旨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及樞永禎等 誥命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世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須給此輩何賢何能須布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

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疏入俱報罷

○三月大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臣聖睿皇后立廟別祭

初成化戊子 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 裕陵時已有 周太后他日祔葬祔 廟之說至是 周太后崩隨上尊謚同 孝莊之 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 詔禮部會多官并議以聞 上御便殿 召劉健等出示 裕陵圖一紙言 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非大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臣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

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 先朝大臣都忠厚為 國因論祔 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行太皇太后居右並祔 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古三后尤為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 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并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

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至尊稱為 皇太后
別祀以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
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
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
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
則違 先帝意又違群臣議違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
之夜不能寢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
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
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嫄閔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為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
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

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痛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為非禮
不足為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
悖 改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
建以祀 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奉 孝肅左奉
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 南京祭酒章懋上選貢疏

言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 國
家稽古制治尤重大學洪永間生徒數千類多少俊教育之
法至是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勞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為多
沿及近年歲貢之入監既多衰遲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
故差撥常患于不敷而教養尤難于見效近年有增貢之

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限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
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不分廩增精加考選務求行
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者乃許充貢通計天下之廣
約取六七百人照依地方送兩監以後或三年五年量才多
少間一行之則在大學者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
悔之臣雖不知所以為教然嚴督課程用申激勵務令行文
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庶 國家收養士之效
而臣亦違尸素之愆也 命下其議于所司

以樊莹為南京刑部尚書

夏四月

閏四月定南京遣官祭告禮儀

追論貴州普安州敗軍之罪

初隆暢之死于米魯也其妾適烏數以賄求立并請兵討賊
巡按張淳實許之及米魯福佑之殺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
求聽撫罷兵都御史錢鉞副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遠及指
揮任禮張瑛楊芳皆受之少監楊友總兵官焦俊及周鳳至
移文坐取而所遣人又需索侵牟賊穢狼籍其後輸情貪功
覆師辱國皆所自取至是巡按戴乾黃珂相繼奏其事得
旨任禮張瑛依律處決與楊芳吳遠子孫襲職各降三級李
堂等宥死充軍錢鉞等俱逮問鉞與劉英以功過相準俱罷
職周鳳罪浮于功遣戍張淳降

加秦紘太子太保

絃在三邊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級修堡臺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

闕里先師廟成 御製廟碑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及還東陽以所經天災民瘼上奏 詔議行之

五月祀宋儒劉子翬于屏山書院

院在建寧府從監生魏俊奏也

以災異下修省詔

時大臣各自陳引咎乞致仕 上不允劉大夏陳兵政弊端

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苦于私役做工三

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以京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

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甚八曰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

陞賞多涉勢要十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

命所司一一查行

召秦絃為戶部尚書

詔部院預行旌別賢否以舉計典

勅曰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因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叅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申嚴勲戚家人倚勢擾民之禁

附錄 上御文華殿 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 召

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汝省可為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汝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糾封墨勅之類也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害難勝言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按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啟沆對曰臣為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庭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况密啟乎當時謂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實人君之大防也若大夏之遠憂真後先一揆矣

六月詔京官六年一考察着為令舊制十年一考察宋法吏部會同都察院并各堂上官從公考察如有遺漏科道照例糾舉

詔革無名爵賞并禁治貪酷官吏
從大學士李東陽奏也

錄廣東官軍剽平黎賊功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邊事

上曰虜情譎詐可審切譯審大通事且勿使近前又曰邊關糧草須與大夏說用心整理皆應曰諾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上曰往年如陳韶王竊輩已退二三人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東陽

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恤不可剝削東陽對曰誠如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賠錢使用外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謂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東陽對曰 皇上明見 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豈為工役今後工程乞為減省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靠山王者據險為惡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東陽曰昨兵部奏差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壩上強賊而一應諸賊并在其中矣 上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

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如何得知健等皆諂而退於是引自虜中回者審之皆能漢語一人云聞有議者欲內犯三人云朵顏衛頭目阿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女寄養似有誘引入款之跡各具揭帖以聞大學士劉健等上禦虜安邊事宜上嘉納之

一令大同召募土兵一就彼收買馬匹一再運大倉銀以備餉一令總兵諮訪將材一獎勵遊擊張俊以勸有功一備援官軍宜令都督神英領之一查選京師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一另選才勇將官以充京營坐營把總等官一各邊有誤事降級才堪領軍者令赴軍前立功一年強無籍應收應募一選軍探聽馳報一令總兵官從長計議相機殺賊 上令各

部議行

致仕戶部尚書殷謙卒

涿州人。性淳樸。自為知府至巡撫。政績多有可紀云。
秋七月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殺傷墩軍延綏游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即日啟行健等奏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營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此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為可慮今聞

賊在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可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宜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動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塞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皇上聖武固同太宗但糧餉缺乏兵馬疲敝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福下不如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曰善朕幾為人所誤師乃寢已而虜亦引去。

命工部侍郎李燧大理少卿吳一貫通政叅議叢蘭經畧邊
關

命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叅議整理各邊糧餉

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謚文定

字源博長州人少有文行歲貢入大學鄉試第三會殿皆第
一行履端潔識趣高邁居官務簡慎不涉要津雖優詔屢
留而引退不置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以正自持有不可卒
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嘗上疏勸東宮出講
及議祭祀慈懿禮侃侃便殿之對其才蓋不乏也當時以柄
政屬望忌者沮之贈宮保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下吏科給事中吳舜于詔獄黜為民

時舜言馬文升之子戴珊之妻妾皆以贓敗宜罷之而另選

官司考察御史馮允中等言二臣清謹素著舜言涉曖昧得

旨下舜微文升珊共奏舜蓋皆不謹有文卷上命查以

聞乃取二臣為人所奏實蹟上之而舜惡尤甚命舜為民

蓋間住

召馬文升戴珊等至煖閣前

諭曰明年官員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
御史開報賢否揭帖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
用心斟酌期于至當又謂文升曰卿聽得否蓋以年老重聽
又復申諭之文升對曰陛下留心政務宗社蒼生之福也

上命左右扶文升下陞而出自是每有政務時 召諸大臣
面諭後容論事動十百言殆一代盛典云

命禮部禁服色

內府尤詳若奔龍飛魚斗牛又玄黃紫皂及柳黃明黃姜黃
等色皆禁之

九月太僕少卿儲璫請以 召對事語宣府史館命所司知之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邊事

上袖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授劉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
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戩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
少頃健對曰臨時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
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 命大將

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
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亦可李
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
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
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
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
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
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
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
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
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做陳說不

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諾。劉健曰：昨李榮又傳說以善道啟沃他字不是。上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盡說也。無進益。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叩頭。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也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啟沃之便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

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冬十月授何塘為編修。王廷相為兵科給事中。召刑部尚書閔珪至煖閣前。

面詰之曰：人命至重。乃者刑科給事中于瑁奏凌蕭凌畢。可矜。令法司看詳。何為。迺至臨決之期。然後覆奏。刑科既知有前旨。三覆疏內。何不為之別白。珪等頓首言：日期促迫。之故。退而具疏請罪。罰珪俸一月。瑁兩月。一日大夏入對。便殿。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珪所為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讀孟子見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上頷之。其好生慎刑。

重人命如此

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等言四事

一量減租銀一助買官馬一減快舡一減牛隻從之

十一月申嚴各邊官員包納糧草與販馬匹之禁

御午門讞審大獄

先是致仕指揮楊茂與其子欽詐為公文告單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掩殺虜人以開邊釁。巡按王獻臣奏之。臣尋以他被逮。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往會巡按余濂勘問。一貫復奏委叅政甯舉副使錢承德食事。王忠指揮趙承文究其事。斌等皆承服。乃擬斌造謀殺人罪。斬天祥及其叔洪指揮徐還皆從而加功。茂盜用印信欽授

匿名文書。罪皆絞。既奏得旨。天祥等累上疏訟寃。天祥尋

死于獄。張洪訴本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審勘問。上以東

廠緝事揭帖情異。詔逮斌等至京。令三法司錦衣衛于午

門前會問。與所勘獄詞異。乃併逮諸勘官至。上御門親鞫

之。上曰彼虜人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衆皆諉于一貫。王

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一貫是從。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

然亦知人之有死乎。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上曰罪

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皆語塞不能對。戴珊從容奏曰。一貫

等議擬失當。無所逃罪。然亦無私。于是天顏頓霽。都察院

會擬茂欽初擬絞罪。已當一貫等推按失實。罪當贖徒。洪還

于師旅之際。呈報欠明。罪當贖杖。斌事已白。宜免其罪。上

命茂欽依律處決。祇准辯洪還皆有功。並宥之。一貫玉各降五級。趙承文、甯舉、錢承德、王忠、余濂各降二級。調邊方獻臣降雜職。天祥等兵部仍紀功。

改韓文為戶部尚書

副都御史王沂卒

武進人自處儉約。居官無玷。亦不愧乃父。與云。

十二月敕陝巴還居哈密

先是陝巴歸自魯番。哈密人復有謀奉真帖二兒來主者。陝巴懼復挈居谷峪。甘肅守臣以奄克字刺及馮亦虎仙為夷人所信。令自肅州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行。傑等至哈密有阿字刺等六者。約夜以兵劫傑等。知與奄克字刺等謀。

召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守臣以聞。請勅陝巴還諭奄克字刺等同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刺木并哈刺帖札等城。兵部覆奏從之。是役也。參將吳澄副使李端澄之力居多云。

奸人劉山伏誅

初軍餘鄭旺生女名王女兒。年十二。鬻之東寧伯家。未几轉為沈通政家婢。後旺傳聞鄭安家有女在內。將為皇親。旺至京師。謀諸安。剛安洪教旺具帖疏來。歷導之入皇城。遇內官劉山以情懇之。山訪之內有同名者。周姓。北鄭也。出即詭云。汝女自謂曾被鬻者。再方認而疑之。旺信以為已。如累持物付山。遺女。山又累偽以物答。旺一日山言于洪曰。王

女兒為上人進乾清宮矣。洪以語旺其里族。賄旺者六百餘人。最後旺以所得物往齊駙馬家。齊見之亦信其為皇親也。贈以豹皮馬鞍紗羅衣襦。旺家人遂肆作聲勢。為緝事官校所發。逮捕旺等。并執劉山王女兒于上前。親鞫之。山謬援王女兒以脫罪。事未決。下詔獄杖訊。則王女兒父母姓名及年齒入宮來歷俱于鄭旺所稱不合。而虛喝以規賄利。昏山之奸擬山造妖言律。旺剛洪傳用惑眾餘徒杖有差。獄上得旨。劉山交通內外。妄捏妖言。誑誘扇惑。其即凌遲處死。令諸內侍往視行刑。餘從所擬。後旺蒙赦。正德四年。又為王壘所愚。事發俱伏誅。

弘治十八年乙丑春正月丁亥朔

舉計典

虜寇靈州

以三萬騎圍靈州。其別騎復入自花馬池掠韋州。上謂兵部曰。各鎮遊奇等兵宜即再行督發。隨宜策應。為糧仍會戶部計處。

發漢州知州趙士元於都勻衛永成

以晏筈邊軍二人俱死故也

虜陷寧夏清水營

焚抄糧料二千九百餘石。草十二萬餘束。令巡按勘實。以聞。

都御史戴珊復乞致仕不允

時珊求退不得一日私懇劉大夏夏見上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彼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為彼申達上曰卿為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大平未兆何以舍朕而歸大夏以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命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理邊務

令郡王官屬朔望聽王戒飭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議政事

既畢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

避嫌有開戶杜接見者如鄉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通乎且令勿朝謝恐大臣懷畏懼也

二月命張元禎楊廷和為會試考官

取董祀等三百人

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等奏上處置海道事宜

陞邵寶為浙江按察使

宥盜徒施天泰死發都勻衛永戍

召戶兵工三部臣于奉天門

諭之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卹暨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尔該部又不能悉心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于是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有因災傷斂重逼迫逃移者有因畏懼軍區通同里長漏報者宜下招撫之恩嚴稽考之法如荆襄

等處流民宜招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且律例窩藏逃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旋踵及到營衛則監局有需索各營多私役官撥營作衛所差遣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止之軍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唯行于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嚴行清理仍查各律例行得旨逃移脫漏戶口今撫按清查剝裹流民即推才望大臣往會撫治軍伍逃止實由統領人員格剋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於是以侍郎何鑑撫治剝裹

流民

復御經筵

詔建祠祀都御史羅通于居庸關

從者民潘昭明等奏也先年土木之變賊深入張甚通力勸都督楊俊提兵守城俊歆逃通憤罵且手刃一衛士以示必死俊慙卒不去城賴以全

增置戶部郎中于易州管理糧銀

從叅議熊偉奏也

三月命錦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提人事例

時徐俊程真妄言謚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官校至南京緝拿王昇兵部本無此官故御史李熙等以為言刑部覆奏乞

勿輕論

禮科給事中倪議等監察御史臧鳳等各言十三事

議等言一奔競之徒效尤乞陞宜悉罷黜一往年科道官多於進士歷俸半年以上者考選近多用行人博士而新科進士不預乞一體選用一近例內監匠役人減支月米三斗旋有妄奏添支者乞仍舊減單一山陝河南地方災傷人命逃亡其所遺糧草累見在人戶代納乞量為蠲免皇親周壽奏差內外官查勘涿州琉璃河地其地半係軍民舊業今一旦奪之彼將何歸乞免查勘一市井之徒投為皇親家人名目各處開店罔利怨歸其主恐非保全外戚之道乞嚴加禁治一在京文武官及致仕并父母妻曾授封贈而卒者例命有

司營葬間有過取夫役者宜量品級定為着令一近有旨取南京及各王府精通樂藝之人乞暫停止一兩京堂上官曾被劾者乞量為去留一南京撥馬快舡以上供為名者過多乞量為節省一武職陞選必由兵部近如王寧胡震皆由內批恐效尤者多乞勅所司查單一各門守衛官軍所以拱護宸極而守門內官恣意剝隨補隨進乞嚴加禁單一各處清軍御史惟欲取足軍數一槩勾擾害不可言乞將正統二年以前丁盡戶絕及遇革為民者即與開豁以紓民困一近年死罪囚多者有情可矜疑盜賊亦多鍛鍊成獄者往往啣冤而死乞勅所司務為辦理一北平法禁漸弛盜賊公用乞嚴加緝捕鳳等言一皇親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慶

雲侯周壽奏乞引鹽莊田及容無藉之徒私置店房侵奪民利乞嚴加禁約一近日有旨選用自宮之人恐起殘生之術乞行罷止一各王府官職專輔導乞勅所司掄選於初責成於後仍行撫巡等官歲具賢否以聞量為黜陟一都御史周季麟洪鍾南京侍郎金澤尚書霍志端公議難容乞行黜罰一易州山廠柴木採伐已空乞量為區處一各邊屯田皆為權勢所奪乞遣官清查一近年入仕之途大廣倖進之門未塞乞嚴加裁革一河南山東南北直隸等處京操官軍往返甚勞兼之科罰無常人情嗟怨乞分為三班庶幾少息一河南山東北直隸起運京儲俱收折色乞照各處時價收受解部召商上納庶免掊剋一遼東宣府榆林沿邊官軍缺馬多

被權要倚勢強賣乞嚴加禁約一欽天監太醫院及畫師工作之派有陞至通政太常及錦衣衛指揮者名器太濫乞賜罷黜一各處布按二司私將曆日饋送勢要甚為民害乞加禁約一近日創建寺觀太盛齋醮錫于過隆以致緇黃盛行乞量為去留俱下其奏于所司

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湛若水崔銑穆孔輝陸深皆有聞嚴嵩等三十人改庶吉士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詔歎尋釋之

時奉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夢

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弊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歛焉怕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跽諭之

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怯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夫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怯也為漸者六而不可使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

賜觀覽焉。二病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
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
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
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長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
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
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
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
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
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
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做官。此何
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

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
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
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則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
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
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
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
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
廩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
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
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
羊。况十虎而一羊。况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

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遮於前而玩於彰彼未擿發間尚有嚴心今
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
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
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
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闔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 詔矧
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
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
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
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於

此時拔良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
為安厭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
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
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為
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
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
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
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
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
惑也已 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
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

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也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食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

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叅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牙爪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乃置總兵官使叅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消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

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米八人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而又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

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若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許墾種直隸拋荒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焉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責非不極也乃

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
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手蓋貴
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
寸剖之臣竊悲焉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千頃地耳今三
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
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塗者過半矣
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竊計今事勢
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辨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
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
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
忍為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

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

臣愚計 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諶奏內事理以前項

田土仍給徵租且以空閑草地牧馬為便 六漸夫六漸者

一曰墮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適

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

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

廩不足不曰兵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給

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和

買而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

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廩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

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墮焉可得矣

夫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縻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既已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費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八一出今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堆風下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宜發倉廩助其不給賑其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

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因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自由不猶踰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雜治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大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斫而不用又無方二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剗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

三千里水旱之灾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
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之形嗚呼此
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
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变夫安不忘危霸者
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
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
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
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
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
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新一
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

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
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功者何勸焉
是以以高其爵不足以厲靡乎賞不足以風夤緣鑽刺之風
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
夫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
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
邪勸耶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
薰廉污並賞孰肯為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
則所謂敕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耶
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者臣
以為舛與玩為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

為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為士師之執為舜者，但宜竊
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
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
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人貨
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
而赦之耶？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
以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
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
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
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
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

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
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
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事仙也。且陛下獨不
見梁武帝、唐憲宗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懼禍最慘。唐憲宗
事仙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證。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
創寺創觀，請願者陛下勿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
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為之
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
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
得作醮事，扇惑人民。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
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

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奈何去之
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
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
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
醮喫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
下必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
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防決也夫水防惟土
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預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
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也又考其器度田
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
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
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防臣恐其潰
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
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
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
可乎僭則陵陵則逼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
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
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
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入 后母金夫人泣
訴 上前不得已 詔下獄科道交章求金夫人求加重刑

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上遊南宮。獨召大張膝語。左右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已而召劉大夏奏事便殿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死。以快宮中之恨。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命兵部左侍郎熊繡會同科道官查理騰驤四衛軍旗勇士

初大夏應詔陳言議罷光祿無名供辦。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上召密議。及裁抑臣事。大夏至榻前。上左右顧近侍解

上意。即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大監

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我輩多過失。望于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踪跡疏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公為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押回岑九仙赴廣西鎮巡官收查發落

九仙泗城州土官族人。也。奏自始祖岑彭以來。世襲土官。至岑豹子知州。岑應羅思城知州。岑欽之禍。子孫滅亡。殆盡其第。岑接衆推護。印累著。勞動乞令。襲職。俾掌轄夷衆。兵尚書大夏議謂岑氏譜系始祖。木納罕于元至正年間。與田州

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今九仙妄接漢岑彭世次塵瀆
聖聽當摘發以破其奸岑接應齟與否侍鎮巡官勘報奏處
夏四月令張元禎專管內閣誥勅

時元禎上疏劾 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
兼講孝經小學 上索大極圖以觀曰天命斯人以開朕
也尋有是命

詔揀選監生之老疾者

屬兩京禮部會官揀之

翰林院檢討石瑤服闋除原職

上御煖閣 召輔臣議政事

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

方盜賊事須緊責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已是切

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皆責在鎮巡官

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

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對曰進退大臣

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

身先年亦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 喪師失律 失律者非止一

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

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

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卑誦大臣要剛正有氣

節若果有卑誦之行當退多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 皇

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徒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看辦事即又係談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大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綠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徒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舡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遷對曰昨今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

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

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

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徒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克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用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種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徒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徒

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奉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 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急用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數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

此是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諷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 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單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吞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比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滿服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

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以是字吞之，不須再會吏部。其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陝巴還哈密拘土魯番子真帖木兒子甘州

纂修玉牒成

命兵部按季開具武職方面以上官員進覽

五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疏言六事

一、勤學問。乞以大學衍義一書嘗備經筵講讀，中間如辨人才、察民情、嚴內治、教戚屬四者尤乞更加詳玩。一、廣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日輪對館閣近臣，不時諮訪，仍乞少降辭色，從容盡言。一、公用人。謂祖宗時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以成治功。今後輔弼公卿，乞推才望老成，敬歷中外，能任大事者，克之不拘地望。科第一次冗員，言民窮財匱，冗費不止，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外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加添若干，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增設若干，凡無益于事者，一切裁革，仍申諭左右勳戚各守禮法，又選剛正法司執持于下，庶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陞官乞畧倣唐制，不歷郡

守。不得任侍郎列鄉。不歷縣令。不得陞臺部給舍。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輔導。乞妙選老成之士為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稱堯舜述周孔而。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及邊境難危之狀。閭閻窮苦之情。亦宜一一備述。庶法戒兼存。而聰明日廣。命下其奏于有司。

上不豫。初六日庚寅。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輔臣劉健等入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尔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大監張愉勸進藥。不答。上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蕭敬。李榮等皆至。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之。

辛卯 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 頒遺詔

先是上以久旱憂切于心欲降勅諭須寬恤十五事。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一內外緝獲強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罔利及戡翻之徒誣陷重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即與辯理。一監追贓物囚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做工。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處孳牧寄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量為寬免。一各處稅糧并額辦生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量為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免。一各

處解運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及數多該部查議裁減。一各處欽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馬樁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失業嘯聚為非者所司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撫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草會。上不豫不果。頒令東宮令旨追念先帝遺志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兩宮尊號詔內行之。

○ 司設監太監張瑜掌太醫院事右通政施欽院判劉文泰御醫
高廷和有罪下獄

先是瑜奉命修理藥材與文泰及叅議立鈺假市藥侵官
錢及與廷和等因緣為姦先帝違和瑜款援引文泰僥倖
成功輒用其藥欽與方叔和徐杲等相繼胥視俱藥與證乖
至是國公張懋等及科道交劾其罪令旨命執劄都察
院會官鞠之法司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比依交結
內官律具獄更叅通政王王等隱忍不舉得旨瑜文泰廷
和論死欽與叔和開住平等各降二級鈺追贖五百兩發
為民其後瑜等緣以解脫中外恨之
令旨罷京營官軍工作

未幾內臣李興請撥官軍千人運喪儀物料已得旨兵科
兵部力言令不可違從之

壬寅 皇太子即位 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庚申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
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

孝宗

十月庚午葬 泰陵

掩壙之際有五色雲見于陵上

按 孝皇玄默躬修誠明內蘊禮隆郊廟尤嚴禘祫之儀養
極宮闈每謹晨昏之節講筵動經史之功苑囿絕畋遊之好
尊禮儒臣信任六卿立預備倉以厚民生築張秋堤以除河

患止上納例以清仕路招商納中以溥鹽利畏天戒則求直言志恭儉則戒上供思便民則疏錢法修兵政則選民壯孔彥繩世博士楊時祀孔廟則正學崇矣贈于謙以大傳謚以肅愍則勞臣勸矣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劉基裔孫為處州衛指揮使則勲澤遠矣修大明會典問刑條例則典章備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占城請討安南不許則武不黷而民不傷矣當其時丘濬以危亡可戒災異可畏政治當飭之說進則嘉納之劉健等諫齋醮燒煉而以嚴早朝復奏規勸講學優接下之說進則首肯之李夢陽痛憤時忌而以二害三病六漸之說陳則朝下獄而夕復官其召輔臣也或御文華或御平臺或御煖

閣顧命批荅。睿算周詳。李東陽謂天顏和暢有家人父子之風。維際名碩效用賢詰宣猷若秦紘鄧廷瓚楊一清輩皆為總督許進揚繼宗戴珊陳壽輩皆為巡撫。王恕耿裕馬文升劉大夏何喬新彭韶韓文張敷華周經輩皆為尚書。為宮保張悅林瀚吳寬王鏊謝鐸輩皆為侍郎。張元禎楊守陳羅欽順輩皆在翰院。徐溥劉健丘濬李東陽謝鐸輩皆直內閣。彬彬然真一代之選也。至于周后陵寢享祀之議中外翕然稱為合禮。而顧命得人從善如園。真三代以來不多得者。十八年之治真高帝同符哉。

皇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九終

皇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

武宗毅皇帝

一 帝 孝皇嫡長子 張皇后所生也在位一十六年壽三十

弘治十八年五月虜寇宣大命保國公朱暉克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之

寺等自沂開口毀垣而入二鎮官軍并力截殺相持七日總

兵部言各門門友

曹叔

皇明大政纂要卷之三十九終

皇明大政纂要卷之四十

武宗毅皇帝

一 帝 孝皇嫡長子 張皇后所生也在位一十六年壽三十

弘治十八年五月虜寇宣大命保國公朱暉克總兵官右都御史文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之

時虜由新開口毀垣而入二鎮官軍并力截殺相持七日總兵張俊副總兵白玉黃鎮叅將李稽僅能潰圍還師遊擊將軍張雄穆榮俱戰歿官軍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傷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馬六千五百餘匹掠去人畜器械無算蓋土木而後兵禍所未有也暉等至禦虜無策冒奏功次為

言官交劾至八月虜勢稍緩令回京

辛亥太白經天

六月命劉大夏張懋及科道官選練團營官軍
岑濬作亂平之

先是思恩府土官濬謀叛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巡撫潘
蕃請以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兵征之既
誅請改設流官以變其俗 詔從之

設潮河川新營於古北口外關

調潮河古北二營步騎五百人戍守以密雲衛指揮李秉劉
祥領之

定幼軍解補開豁例著為令

凡役久未逝老疾病故即與開豁三年一次驗放

太僕少卿儲懽條奏禦虜五事

一敏聰斷謂議處邊事宜速求至當稱制臨決即日行之
一備將材謂宜會推文武臣堪為將領偏裨提督贊畫者共
事京營一廣叅謀謂擇群臣中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每邊
遣一二往以補巡撫謀議之闕一募材勇謂宜懸賞招募驍
勇材武之士聚之京營以為威敵消患之備一覈功賞謂捐
數十萬之銀貯之有警處所裨上功者提首而入懷金而出
願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其一陣之中有殺敵不暇顧者許
本隊乘便取首如疑似不明即以賞銀均給一隊章下兵部

詔以薊州草場地還軍民

先是四月中大理少卿張泰等會勘上言各草場侵占民田
屯地九百三十七頃四十九畝并附餘地皆宜給軍民為業
薊州民孟昱等又上章留中再閱月至是乃詔如所議

秋七月起許進為兵部左侍郎

從劉大夏奏也仍同大夏提督團營操練

致仕南京大理卿章格卒

常熟人居官幾五十年所至以清謹聞

陞艾璞為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糧儲

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

講讀春宮官張元禎等俱陞加有差

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為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為皇太后詔告天

下并頒推恩事宜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新政宜慎

言自六月以來陽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頽田

禾滄沒日傷一日為患未已臣等官居輔導職在調燮憂切

於中至忘寢食仰惟陛下嗣登寶位聖德格天而陰盛陽

微其端可畏竊聞陽主剛健陰主柔弱陽主開明陰主暗昧

人事下垂則天道上應必然之理也自古帝王及我祖宗

列聖繼世更化必有大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繫天下之心

志昔在先帝初年如戒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

犬出宮人凡百聖政固已傳之天下即當載在史書近者

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地想望太平但各

該有司視為泛常不即遵奉經金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負未聞查革某職傳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政壅於上而不得行民望於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雨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庫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數令添至幾倍朝廷養匠糧萬萬僅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有曠職債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黜內官等監匠官御用等監畫士多至數十百人濫設官職浪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來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空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剋本庫內官自請查筭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

闕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弘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令特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他弊政皆難除革詔書所繫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數目無筭且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能干預竊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餘名數不惟妄費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踈放或縱令寧家或從使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聖明俯垂采納事干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效不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為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陞南吏部郎中蔡清為江西提學副使
宥楊宏罪降為指揮僉事

初宏以指揮使失機擬戍總制秦紘為之論辯已免發配至
是以巡撫楊一清薦特宥之俾聽軍門委用

吏兵二部傳陞乞陞等官降級減俸有差
革徐州等處兵備副使

南吏部侍郎楊守卬以考滿乞休詔陞本部尚書致仕
致仕南京刑部侍郎熊懷卒

豐城人性嚴重所至稱職王恕嘗薦之當軸以不識谷亦謹
守之士云

九月許慶雲壽寧二侯家人奏買長蘆兩淮塩引

戶書韓文執奏不允石張延齡懇辭引塩給與原價科道交
劾周壽及商人譚景清等竟不聽

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贈少保謚褒毅

字世纓單縣人直諒剛方以名節自勵初為御史以搏擊忤
權貴謫驛丞歷縣郎庶幹有惠政巡撫山陝擒治秦府橫校
因訐奏下詔獄籍沒止得匹絹故衣 憲皇嘉其廉釋之賜

鈔萬貫改河南總制汪直不為害尋調宣大歷副都戶侍以
忤閣臣萬安嗾言官劾謫叅政安罷陞副都巡撫鳳陽總督兩
廣發摠兵柳景賦狀被訐致仕尋以薦起南京戶書考滿引
年致仕復以薦起戶書總督陝西尋總制延綏寧夏并肅軍
務以保障功加太子少保召還懇辭卒之日家無餘貲在廣

東民為立生祠其始終一節云

起周經為南京戶部尚書

命兵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章查覈大同苗達等用兵欺誤事
情

按正德二年錄功陞藍敬等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恩典冗濫
極矣

給事中劉蕙上言時政

言梓宮未葬德音在耳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如聽商人李
琳譚景清買補殘塩縱容罪人張瑜劉文泰等妄肆奏辯太
監劉瑯貽害河南而僅得更調薊州邊方多事奏取各處內
官將官欺弊奏差科道根勘戶部奏革冗員兵部奏革傳乞

事皆報罷而諸司章奏閣臣不得與聞是壅蔽所由始也今
咎徵已應乞思遺命任老臣政無大小閣下參詳庶政務
舉而宗社安下所司知之

庚子恒星晝見

附錄 兵部奉 詔汰冗官列大漢將軍千百戶薛福敬等
四十八人俱係乞陞應查扣品秩福敬故不入侍衛以激
上怒於是官將軍駙馬樊凱為之請 上即命復其官仍舊
侍衛因詰責兵部令自初疏入有 旨堂上官姑宥該司官
各奪俸兩月既而兵部復劾福敬等要君欺慢宜行究治置
不問

冬十月哈密忠順王峽巴卒立其子速壇拜牙即

虜寇鎮夷守禦千戶境都指揮劉經督戰死之

以援兵不至也時虜殺掠官軍巡按杜旻言指揮韓傑易麟陳縉失機當坐死胡良等守備不設鎮守監搶太監楊定沈讓總兵官劉勝號令不嚴而讓等願軍逗遛尤當罪得旨

傑等准擬良等逮問定讓勝令戴罪殺賊

改給少詹事楊廷和父母四品誥命

和父先已願少子廷儀五品 詔命矣會 恩詔言故事兩子當封從一高者故改給

奉 熙祖皇帝神主入祧廟

十一月檢討劉瑞上求賢疏

內言祭酒章懋侍郎王鏊僉都林俊都御史雍泰宜堅擢副

使王雲鳳叅政王瓊王綸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僉事胡獻宜起用

陝西羽林衛軍人袁綬應 詔陳言

凡十九事內切於時弊邊情者四曰慎去取以優大臣懲時弊以正風俗嚴黜陟以警庶官齊邊備以攘外夷下所司知之

御文華殿日講

兵部執奏清查騰驤四衛軍人事宜

先是兵侍熊繡奉 旨查出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宜除名籍舍餘發原衛民丁及失迷鄉貫者發京衛送營已得 旨矣御馬監審瑾以人不足用乞留本監科道艾洪

閻潔等交章劾瑾俱下兵部劄大夏言冒充禁兵耗費國儲
此百年宿蠹也 先帝一旦釐革實 宗社無疆之休瑾等
輒敢阻撓大傷國體又不止如前浪費錢糧而已况查革之
餘尚有二萬四百二十餘名豈至後復乏人乞如繡等奏特
賜施行諸欺罔妄奏官員宜收究以示後戒 上姑宥之
冬至遣官靈濟宮祭金闕玉闕真君

奉 旨遣李東陽行禮劉健等上言佛老二教聖王所禁中
世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楚王梁武
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得禍史載甚明若二真君乃
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按正史所載溫養子知誥篡偽吳
王楊氏諸子皆為節度使知證天亡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

無故立廟稱之為神 國朝雖有廟然亦止稱真人令道士
供奉香火成化未加為 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 先帝
革去帝號天下以為 聖政至於神父神母仙妃家屬冒濫

尤為非禮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儀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據
禮上陳即蒙撤去仰見 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王今靈濟
真君生為叛臣死為逆鬼而冒名僭禮感世為甚乞 聖明
洞察革罷前項祭祀免令臣等行禮庶祀典不愆治體無累
上曰二真君之祭據禮當革但 先朝行之已久姑仍舊
今後不必遣內閣重臣止令太常寺官行禮

遣行人存問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賜之勅
恕上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平其嘉謀讜論無

過乎大公至正而已如發號施令進賢退奸賞善罰惡安邊
治內興凡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正然後可以服人心
而成善治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財用重官爵以
惜名器禁奢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
富皆今日致治保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輒效愚直以
仰副詢謀求治盛心伏惟采行

命太監常興往太獄大和山司香薰分守湖廣行都司地方
時科道官周璽曹來旬兵部郎中李永敷皆言守備內官非
舊制且數興罪惡兵書劉大夏又言詔墨未乾倖門復啓
如金琦已裁車輒敢僥求管事齊玄方取回即遣常興補之
乞罷琦事任止存其千戶職奉車輿分守止令於大和山司

香皆不聽

陞儲瓘為太僕寺卿

瓘陳馬政四事一養京營戰馬謂驗軍養馬椿頭朋合銀兩
宜單一戒馬政文冊謂每歲止二次每次止二本一處管馬
官員謂順保河間三府宜少卿一員專理分管寺丞宜移他
府一清場畝租銀謂節年未解銀兩宜變少卿清查下兵部
覆言椿朋銀兩行之既久餘如議

起雍泰為南院副都御史巡視操江

十二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刑部尚書

編修何塘上職守疏

言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國初設修撰編修

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義也故劉基條吞天象之間
太祖命悉付史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紀
注今史職曠廢靡考所自竟未修舉乞勅令史官番直史館
凡君上之起居及臣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官僚之黜陟皆
據事直書仍署名紙尾歲之匱積以待纂述庶 聖君賢相
之謨猷無所遺墜而儉夫小人懼貽譏於百世將有所懲且
因紀錄而習之政務可以備他日之用是於修職之中實寓
養才之意也疏上 命所司知之

詔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

以張懋劉健李東陽謝遷為總裁張元禎焦芳王鏊李傑為
副總裁劉機等為纂修官後又改梁儲劉機為副總裁

復馬牛等房查點科道官

先帝每年勅科道官查點一次省銀二十七萬四千餘兩至
是太監楊俊等黃綠具奏故府部科道官執奏不宜停止
上從之

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字廷珍浮梁人德器純粹洞達無城府守法不阿而意每近
厚為御史為副使督學皆重風教先器識巡撫鄖陽殲渠魁
脅從蒙活約束豪右懇田無敢匿稅練士卒能自制營陣法
為刑侍奉勅刑晉二府獄詳明稱 旨掌憲臺奉職唯謹不
少撓借 孝皇每宣問移晷從容啟對 天顏為霽祿仕四
十餘年家無餘貲

南道御史陸琨以修省條陳八事

一獎直言以警循默一復而劾以折奸邪一明淑慝以別人
才一嚴糾察以勵廢官一稽章奏以防欺弊一懲沮壞以養
銳氣一均差遣以防偏重一專委任以清考核下所司知之
禮科都給事中周璽等以災異陳言

言五月以來霖雨為災星文示變 皇上克謹天戒 詔文
武群臣同加修省是誠一德格天正宜轉禍為福柰何霖雨
方晴亢旱繼作冬暖如春地震星變歲報災傷三百餘處加
以虜寇跳梁蠻夷猖獗京畿盜賊白晝橫行况南京地震尤
非所宜仰觀俯察豈無所自竊惟應天之道以實而不以文
感應之實在此而不在彼方今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學一

暴而十寒 詔出朝更而夕改武職冗員革去未幾而復舊
鎮守太監取回未到而復差解戶困於內官塩法壞於戚畹
勅官雖罷而張元禎之大奸未去重囚雖決而張瑜等之元
惡尚留邊將雖取而不用賢才雖任而不專厚皇親而私出
駕帖挈人私近習而不用外官查庫下失人心。上干 天怒。
伏望親近儒臣講學不倦屏黜群小信用老成勿好騎射勿
事送遊賞不因喜而或僭罰不因怒而濫施解革鎮守內臣
慎重頒行詔旨仍 詔諸司盡心興革明白上請惟克果斷
毋事因循內外大小臣工許令直言無隱庶幾和氣致祥災
變可息若徒事祈禱不修寔德將以求福適以詔禍禮部議
如璽等言 上是之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辛巳朔

已丑大祀 天地於南郊行慶成禮

右都御史史琳卒

琳性寬喜談兵嘗習大乙壬趨等術。欲因戰以成功。宣府之捷。虛張功伐。士論鄙之。

傳旨命太監劉瑾管三千營張永管神機營

徐智調中軍管奮武營以馬永成代智王濶代僅五月以魏彬官神機營中軍頭司并奮武營按此八虎之初見也。

改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戶科左給事中尚衝陳言四事

一親儒臣謂當謀之閣部諸臣一重節義謂族表謚。登之典

一勲貴爭奪民利謂莊田店房之類一權豪阻壞鹽法謂籍

勢詭占之類下所司知之

命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等處邊務兼督馬政
特蔭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之孫韓為中書舍人

以越嘗侍 先帝講讀三年故也

六科給事中周璽等應詔陳言七事

一重大臣以圖治理謂章奏應付閣臣一清弊政以固人心
謂鹽法莊田一重 詔旨以悖大信謂點軍分守太監應取
回一遵舊制以防詐偽謂駕帖不可輕給一正貢賦以固邦
本謂物非土產者宜勿派一惜名器以勵庶官謂雜流不宜
顯秩而乞陞當盡降調一汰不職新治化謂鎮巡内外文武

大臣不堪用者宜賜剛斷下所司知之
刑部右侍郎魏紳卒

曲阜人事母孝嘗廬墓三年有心計所至以能稱
陞兵部侍郎熊繡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二月初開經筵
戶部集廷議請革皇莊鹽法之弊

時以皇莊之故差官校賫駕帖逮捕民人二百有奇巡撫
王璟科道張文崇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書韓文等覆言
畿民當恤若必以莊田奉兩宮宜檄巡撫召人佃種畝徵
銀三分解部進內庫官莊內官宜悉召還閣臣亦上章乞
免得旨官莊閣留內官一人校尉十人然中人為漁利相

率蒙蔽終不能盡革也戶部又言商人譚景清等乞買補殘
鹽先帝始雖誤聽結念邊餉亟命查議陛下初意裁革
時論稱快未幾憫其陳訴復命分路以故臣下逮白不下數
十章戶部議擬亦經數十次豈不知紛擾之為瀆哉但祖
宗鹽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一定而不
可易者今山陝歲饑虜方大入賑救防禦又事之急而不可
禦者况帑藏空虚邊儲無積若買補之害不除則鹽法之弊
益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有一急用何以應之臣
等反復思惟殘鹽必盡數設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天
下之大信杜姦宄之門通飛輓之利如念景清等納銀在部
情恐不堪則宜如數給還追收原請引目庶情法兩盡事體

合宜 上曰 先帝已許之母再獲其後戶部覆閣臣劉健
等疏得 俞旨景清等復陳乞韓文等請建治如律 上宥
之但趣令赴部頌價

陞劉宇爲右都御史總制宣大等處邊務
命修葺故元死節余闕祠於合肥

至正之亂闕提孤軍守安慶援絕城陷與妻妾子女俱死焉
固因廬州知府馬金之奏而祠之額如其謚曰忠寧

補蔭原任南刑部尚書樊瑩子聖爲國子生

大學士劉健等封還詔票四本

疏畧曰塩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行賄賂倚藉戚畹累
母後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今 皇親之家既自辭退

家人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 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
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
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况
經侍郎等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頭功無明證姓名差謚
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員至於數
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 特恩宥免
使姦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
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侵賣官馬賍餘千兩爲監督等官
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仍占怯其子不井就鞠欲并釋其
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
別爲議處若通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

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
監書篆缺入吏部奉 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
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衡而信寵幸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
况夤緣傳奉者奉詔裁革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
做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出為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
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 朝
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私恩壞定制以邪說廢公論况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
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夷虜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
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保奸邪如
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

先帝久侍清宮叨任復心實同休戚近者或 旨從中出或
議從中改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
惜身家共為阿順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
有前項四本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
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資賢能不報

上耕籍田

今諸司翻刻 先帝所頒戒諭之旨懸布遵行

從閣臣健等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以災異陳言自劾

言臣等俱以庸驥遭遇 先帝委以腹心臨終 顧命惓惓
以 陛下為託臣等痛心刺骨誓以死報近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
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
兵守則無食民生困窮府庫空虛風俗傾頽紀綱廢弛賞不
當切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當此之際即內外臣僚
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護謗公行變辭黑
白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偏閱
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 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效
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
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
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之事涉於貴戚近幸則牢不可

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
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
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政出多門咎歸臣
等遽儒朱熹有言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於斯
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則既負 先帝又負 陛
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曰卿等切切為治之
心朕已知之所言事待斟酌行

大學士劉健等復以政令十失自劾

一謂譚景清等奏討殘塩乃曲為庇護寧使內帑空而邊餉
匱一謂大同隨征所開功次例不當陞乃查近年弊政欲陛

數百冗員一謂 內府僉書守門及添分守守備等官奉旨
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又選入千餘至於蟒龍玉
帶濫賞無筭一謂御用監篆書缺入不宜令革退人役通送
本監考校一謂皇莊田土已今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
帶煩人役騷擾畿民一謂 皇親妄奏畿民侵占田土輒給
駕帖提解來京牽連破蕩究苦動天一謂常典齊玄盜庫罪
重一則黃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
至今未政刑典一謂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近各倉軍斗
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一謂內臣運
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 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
請查筭竟尔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屢轉推延至

今不歲一謂饒州磁器奉

詔蠲免二年又

令起運來用

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文坐視無可柰何或封還執
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乞正臣罪特賜罷免 上
曰所奏事令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宜盡心輔導以副倚任

三月幸大學謁先師

祭酒張燦司業講書畢

上還宮明日賜衍聖公孔聞韶并

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仍宴聞韶并三
氏子孫於禮部

命惠安伯張偉等操練東官廳新選官軍

大學士劉健等上勤學疏

祀宋儒周惇頤於德化縣濂溪書院

給田五十畝付其裔孫倫為修葺祠墓具從學副邵寶奏也
建忠節祠祀宋贈秘閣修撰徐應鑣於錢塘

鑣江山人咸淳未試補大學生德祐二年元將伯顏受宋降
遷三宮北去鑣不從與子女誓祭岳飛祠投井死出其屍皆
僵立瞠目如生益王立福州褒其節其後同舍生劉汝均等
收葬之方家峪謚曰正節先生歲久遺蹟漸湮守臣請葺墓
修祠乃 賜額 命有司春秋致祭

錄宣大禦虜功陞賞有差

科道張文李鉞等各以星變天鳴陳言

一曰重輔導謂內閣典司政本劉健等皆顧命老臣宜數賜
召對諮訪治道臣民章疏諸司覆奏宜悉付看詳然後決遣

不可徑從中出使不與聞或遂改所擬不復商畧一曰抑權幸
謂太監高鳳恃寵弄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景清因欲開
補革退殘塩李興歲興工役審瑾虛費錢糧苗達占怯地
土覬倖邊功宜究治以彰厥罪一曰清弊原謂劉健等執奏
塩法等十事雖有 旨斟酌查奏而猶未決行薊州草場地
土雖有查撥之命而小民猶未得業大臣如南京工部尚書
李孟陽等之不職而復留管事宣府巡撫都御史李進之失
機而仍容養病都督僉事神英父子之贓罪而未議黜罰皆
弊之大者也

遣行人存問原任南京工部尚書胡拱辰
隕星如雨

夏四月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

畧曰昔漢文帝從罷陵歆西馳下駿改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鞍馬其臣薛學宣諫曰馳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至於衛生之害積於細微啣槩之危起於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險不但上累聖德具負天下臣民之望上是之兵科給事中楊一漢亦諫命所司知之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

先是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書篆缺人吏部已考選復有旨令革退人從送監考校文升執奏瑞奏升抗拒科道力辯事

乃寢升在 先帝時嘗薦劉宇總制宣大疑大夏曾言宇之短於 先帝會戶侍王儼兵侍熊繡皆大夏鄉人升欲抑儼等而進宇乃補繡總督兩廣御史劉天衢因而疏劾文升遂力來去章凡二十一上乃 命乘傳歸月給廩歲給夫儼尋乞致仕

上御奉天殿翰林院進呈 玉牒

詔修諸葛廟於襄陽隆中之東山谷

廟故在亮所居之西襄簡王愛其地為堂遷於山左久漸圯且逼王墳故因長史林光之請許之

叅贊機務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王軾致仕

禁天下僧道潛住京師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乞納忠言疏

陞焦芳為吏部尚書改王鏊為吏部左侍郎

議者謂司禮監李榮為芳同鄉故內援之

改林翰為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時翰等以災異條陳時政十二事曰遵成憲以隆大孝集
群議以決大政大優容以廣言路崇險德以裕財用改州治
以便陵寢省虛費以甦軍士增貢舉以進人財修武備以
禦寇盜省匠役以蘇民困停工役以寬舖行清吏役以革宿
弊清馬政以防欺蔽章下所司看詳既而兵部覆省虛費修
武備清馬政工部覆停工役詔從之

五月特授故衍聖公孔弘泰之子聞詩為五經博士

從孔間韶奏此文官蔭子例故許之

陞顧佐為戶部左侍郎

特錄故禮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之孫葵為中書舍人

四川巡撫劉洪奏松藩疊溪禦夷八事

一平險阻一繫土官一修關堡一肅紀綱一修東路一恤舍
餘一重倉儲一定體式

改給事中許誥為翰林院檢討

二年十一月又改御史許讚為徧修皆以父進引避故也

戶部議覆侍郎王儼所言邊務四事

一清邊地一計邊餉一處倉場一遷站堡 詔如議

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

大夏乞歸疏五六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允之且有勳誠為國才猷茂著之彙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月廩歲夫如例時給事中王翊張禴各疏言大夏諳練兵務為 先帝心膂之託且國家多事邊警未息乞賜免留以裨新政吏部覆言大夏練達老成衆望攸歸 宜如翊禴言不從 戒科道官毋得挾私舉劾

時御史王時中言銓衡叅贊昏重寄必端方碩望仍如馬文升王軾庶稱倚任若和媚如閔珪道有擠井下石之嫌昏耄如劉大夏且有蹊田奪牛之狀衰老如秦民悅剛方未聞是皆不當在推舉之列給事中劉滌又言公論不可混淆賢否不容倒置大夏官至二品不為子乞恩歷官數十年家不踰

中人產持身如此蓋一時之望也而言者亦斷斷不可則是非乖謬甚也文升官一品壽八旬授閒願老寔惟其時况予奪在 朝廷大夏何能奪牛珪何為擠之并貳章下吏部為兩解詞以覆 上曰科道官乃朝廷耳目所寄舉劾事情當指陳實迹允合公論可挾私妄言以乖治體乎自今後有違者必罪不宥

戶部奉 旨會廷臣議處經制之宜者八事

一崇節儉謂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宜從朴素光祿寺宜查減日常濫費酒饌一裁冗食謂內外諸司之事少官多者文武官之傳陞乞陞者軍士之投充占用者光祿厨料之非急用者內監局人匠之非額設者內監派辦物料之當緩

者宜盡裁省一節冗費謂宜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
統以前歲用之則每年輸銀於承運庫不得過五十萬兩之
數凡裝嚴佛象及齋醮賞勞之類不得妄求浪費一罪人納
粟宜通行天下暫令折銀解部備用一處置鹽法一謂壞於
鹽徒之私販再壞於勢要之占種廬場或強奪於土豪額課
多侵於奸竈乞命風力大臣二員清理究治一清查積朽謂
各處庫貯錢帛珍寶賦罰等物宜查盤估計易銀送部一
錢鈔折銀謂將該徵先年拖欠戶口食鹽錢鈔暫令折銀又
崇文門稅錢亦折銀送部發大倉給邊一清查草場鹽壩上
等十九馬房草場乞差官踏勘將傍近地若干量留牧馬餘
給軍民佃種歲辦子粒銀兩解部議入 上是之仍令戶部

詳究近年支用日漸增加多至數倍之由及運送各邊銀兩
已用之數并有可行長策議處以聞於是戶部會議條上冗
費加增之由謂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饑荒供應加倍往
者 孝廟登極賞賜悉出內帑戶部止奏三十餘萬兩今則
取銀壹百四十餘萬往者 內府成造金冊皆取諸 內庫
今則戶部節進過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往者戶部進送內庫
銀止備軍官折俸今則無名賞賜無益齋醮皆取而用之又
招收收充之匠傳陞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黃綠權貴
蠹公營私或臣下建白而裁革不行或方行改革而旋復仍
舊光祿供應每告不敷內監局工作畧無停息至於玉帶蟒
衣一槩濫賜望懲宿弊裁減停止其各邊解送銀兩已未用

數及有無冒支宜行巡按備查奏繳所謂可行之策則各稅課為 王府陳乞者應取還官沿邊屯田奪占者宜追究改正未種者立法開墾先年賞賜內官莊田宜量行遞除 上曰然屯田積穀乃餉邊上策漢之趙充國行於金城唐之韓重華行於振武其效昭然可見沿邊屯田其擇御史能者分行覆實不可虛應故事

陞廣西副使張吉為本司按察使

陞許進為兵部尚書

六月傳旨更易各處守備鎮守太監

劉雲守備南京劉璟鎮守浙江麥秀南京織染局岑章鎮守遼東梁裕鎮守福建張永鎮守山東魚臨清孫清鎮守貴州

又以張英管神機營楊春代英以劉瑾提督十二營馬永成代理顏義代永成先是瑾等八人以春宮舊侍與 上同卧起嘗言於 上曰弘治間朝儀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 上信之差者盡數取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者

辛酉震郊壇門 大廟奉先殿

授先師嫡裔孔彥繩為五經博士主衢州廟祀世襲

宋之南渡也衍聖公端友扈蹕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為洙宋亡元世祖召洙令襲爵洙以墳墓在衢辭乃讓爵與曲阜宗弟治自是嫡派之在衢者遂無祿且其先世蒙賜祭田在

西安者五頃洪武初以輕則起科未幾有王氏子隨母改適者冒孔姓麗於法田沒官改重稅至是知府沈杰求端友後得彥繩并以請於是受官博士而減其祭田重稅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復以災異陳言

言近因災陳言蒙 上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因革事宜諸司自具奏請臣等職專輔導事閔君德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必以勤敬為德怠荒為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觀近日以來視朝大遲免朝大

多奏事漸晚戲游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

經筵日講俱

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

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殫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

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於 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新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禮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鳴吻 大廟脊獸天檀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以甚明伏望 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己敬德勵精圖治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之暇將舊日所進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窮究理義凡諸所開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可以消彌災沴導迎和氣上回天意下慰

民心誠國家萬萬年之福也。上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之臣。朕當從而改之。維時禮尚書張昇等科道張良弼熊卓等俱有公疏，給事中陶諧御史王渙等又各陳言詞，意俱懇切。健等又恐禹綏之繁，不暇徧覽，乃摘其要語，開具一單，騎輕出宮禁，一頻幸監局，一泛舟海子，一鷹犬彈射不離左右，一內侍進獻飲膳亦悉曲納。此皆今日所當切戒，伏望留神警省，置之座隅，朝夕顧視，以成聖德。

吏部主事孫磐應詔陳言

言今日庶政之弊莫甚於以內官典兵夫。臣以內稱閭外之事非其所任，縱使忠勤且為外夷竊笑，况未必然乎。故前代

盛時未常有此。惟唐宋季世則有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豈非萬世之永鑒哉。今各邊鎮守監鎗諸內臣託以腹心，而其誅求百計，實為腹心之病。役占健卒置於標下，縱之生事，以為瓜牙或抑賣弓弦纓子而摠收軍餉，或扣轉倉場馬料而坐支官價或私獵走傷戰馬或私種奪占耕牛。又有所謂家人頭目皆無籍惡少聚飲侵剝執君虎狼武職藉以黃緣憲司不敢詰問。一遇有警出戰，惟驅占剝羸卒當之，故不能闔勇決勝。及戰有微功，虛張捷報，則皆附執挾貴者，攘而有之。甚者跡未離於京師，名已登乎奏牘，使陣沒者啣冤被創者抱痛剝淪，喪至於此極。欲兵威之振，邊鄙之寧，得乎乞鑒唐宋之覆轍，遵太祖之成規，取沿邊內臣回京所帶頭目

盡行革去修內攘外足食強兵計莫有先於此者兵部以啓
所奏語意周切實安危所係如山東臨清之鎮守湖廣行都
司及密雲懷來建昌之分守宣大井寧廣寧之監鎗山海龍
門永寧大同朔州之守備是尤冗濫可革請革之其各處奏
帶頭目亦宜嚴禁不得違例踰數處邊境之宿蠹可除軍士
之銳氣可作奉 旨各處分守守備近方裁革矣其始已之
江洋海賊施天傑等來降

初傑與其黨天常紐西山等聚衆治兵於崇明縣殺巡軍掠
居民且據縣治撫巡艾璞曾大有張昊議整兵進勦仍懸賞
遣間誘令自相斬捕又移文諭以禍福天常率妻孥降又令
手書招其黨與天傑等俱各率族屬先後來降者三百六十

八人賊首沈岳等五十三人就擒奏至行撫巡分別情罪擬
天常等九十六人應死常美三人年幼減戍

秋七月兵部郎中何孟春上 先聖稱號諸賢從祀議
陞楊一清為右都御史

兵尚書許進奉 詔上言興革事宜

一重爵賞以舊時弊一減皂隸以蘇民困一遵成命以振兵
威一革冗員以清門禁一嚴比試以復舊法一甦困窮以隆
繼述一清文引以祛宿弊一禁汎濫以省驛傳得 旨遵成
命革冗員蘇困苦再議以聞餘如議兵部復執奏乞鑒古人
宮府一體之意勿為中阻不報

起僉都御史林俊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後再以身病親老辭許之

彗星見參井掃大微垣

八月取戶部銀四十萬兩於內臣運庫供大婚禮用
時科道王珣楊一漢趙佑興戶書韓文執奏不聽
令少監崔果等往應天等府織造絲粧段疋

工部科道疏諫皆不報果尋奏討長蘆往年支剩鹽一萬二
千引科道又疏諫不允戶部執奏止與六千引後閣臣疏諫
上猶未決日講上問曰戶部何不全與健等對曰內官載

鹽夾帶甚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
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
官壞了辟如十人中也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

上不得已如戶部議

冊立皇后夏氏父德妃沈氏賢妃吳氏

右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賜居第進封慶陽伯二妃父沈傳
吳讓授錦衣衛千戶尋進僉事並給莊田

兵尚書許進請簡閱勇士以清官儲不報

九月授處士劉閔爲儒學訓導

閔蒲田人事親養敬有禮且廬墓孝行甚篤提學僉事周孟
中嘗捐金助其養親副使羅璟又延之為社學師知府王弼
置學田歲取租以資其費母卒弼以前田贖之辭巡按宗彞
饒榘援詔例以經明行修薦之又辭知府陳效請以學職榮
之乃有是命

陞侍讀羅玘為南太常少卿修撰石瑤為南翰林院侍讀學士
總制都御史楊一清條上經理邊方事宜

言陝西各邊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
疎兵力單弱虜入甚為環慶固原平鳳臨鞏等內郡之憂臣
聞防邊莫安於守其策有四在修濬邊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
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常州以遏外侵修邊
一事財匱民勞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
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且今年套內無賊腹裏
有秋人民少安正可以有為之日失此不為後必有悔謹以
經理邊方事宜條上一自延綏定邊營之石澇池迄於寧夏
之橫城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牆低薄

壕塹窄淺墩堡稀疏以致虜賊攻窵甚易入境長驅一日夜
直抵固原無復邀阻茲將舊牆幫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添
設敵臺暖舖小堡分機官軍防守庶可緩深入之鋒以邀逃
歸之路一寧塞營西定邊營川原平漫與花馬池相類既無
邊牆可恃黃墩空隔越勢難救援必照寧夏邊防一體修飭
庶彼無間可投一花馬池東路雖有守禦千戶所之設然兵
力單寡而興武營相去已遠有警猝難救援宜將花馬池守
禦所改設寧夏後衛興武營添設守禦所即以選定招募土
兵更調入伍食糧操備安插已定然後擇其驍銳給馬騎征
附近田地任其耕種五年之外量徵子粒以助邊儲一靈州
乃要害重地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近以所司不

恤科差重繁誠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
兼以公差騷擾軍民之患宜將寧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司
所經屬陝西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還慶兵備改
作整飭環靈州等處兵備迤西地方俱聽提調常駐靈州練
兵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官制之體統立而人心安
矣一常州乃虜寇出沒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况遇螺
山慶府墳塋在焉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而慶恭王墳近
被人開掘深可痛慮今議增軍守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
千人委官總領屯駐常州與群牧千戶所官軍備防禦既可
護衛王墳又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北西抵
黑山營鎮遠關邊防頗疎誠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又
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講塹并墩臺三十六座與西黑山相
對近年屯兵阻遏至河虜騎最為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

時奉朝共改

方政

冬十月濬滄陽河

河舊在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
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
沿河築堤以備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
合沙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漳水徙入御

恤科差重繁誠恐變生不測靈州去寧夏險遠文移阻隔
兼以公差騷擾軍民之患宜將寧州千戶所改守禦千戶司
所經屬陝西都司土民止聽本所吏目帶管而還慶兵備改
作整飭環靈州等處兵備迤西地方俱聽提調常駐靈州練
兵理刑撫夷革弊仍聽寧夏巡撫官制之體統立而人心安
矣一肅州乃虜寇出沒之所兵備廢弛不任保障况遇螺
山慶府墳塋在焉連年大虜入寇輒駐其地而慶恭王墳近
被人開掘深可痛慮今議增軍守之宜於寧夏中護衛挑選
千人委官總領屯駐肅州與群牧千戶所官軍備防禦既可
護衛王墳又可保障城池亦一策也一靈州橫城以北西抵
黑山營鎮遠關邊防頗疎誠恐虜賊不得於東必謀於西又

查黃河東岸原設邊牆講斬并墩臺三十六座與西黑山相
對迤年屯兵阻遏至河虜騎最為周密後因小有失利棄而
不守賊遂深入無忌今宜修復然東西工役并興則恐民力
弗堪宜行令寧夏守臣暫且修補撥軍守瞭候各工完備悉
照各邊修理下兵部議宜次第舉行詔從其議

罷差內官黃贊等浙江等處抽運木植
冬十月濬滄陽河

河舊在縣新店村之東北源出磁州經永年曲周平鄉至穆
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景泰間漳水併入漫流衝曲周等縣
沿河築堤以備成化間舊河淤塞於村之西南衝決為新河
合沙等河入穆家口兩岸亦築堤備之弘治初漳水徙入御

河遂棄堤不修。近漳水復入新河西岸地多滄沒。故因任縣民高暘等之奏而濬之。先從穆家口濬舊河新河。令兩處分流。以殺其勢。堤仍漸加修築。

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謝遷。並致仕。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立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瑾盜殺太監王岳。范亨。

初。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弓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乍不用。健等連章請誅之。皆留中。戶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即中李夢陽曰。公為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此諫官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間矣。閣三老持諫章。

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伏闕爭。閣老持之。更易為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為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焚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遷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立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候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細久。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

而不知 皇天眷命 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比輩壘粉蘊醞
何補於事乞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消禍
亂之萌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群閣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
諭已悟當痛加修改所劾永成等姑示留容健等陽遷上言
此數人者盡感引誘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再疏乞誅 上
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特言官章
不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
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司禮監王
岳興太監范亨徐智惡儕輩所為皆有渙群之謀並是閣議明
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持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寘之法幸少寬之待 上自處耳衆皆惴愕

莫對惟韓文述群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益窘業自來安置南京而閣議尤持
不從時岳等亦助文等密奏於 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
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明熹 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
上前環跪伏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
上為之動容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
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
上怒立 命劉瑾入掌司禮兼提督團營收王岳等繫獄
設內行官校太監立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王永等

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健等各且疏乞休。瑾等
惟恐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劉
謝致仕。雖賜勅給驛。命有司給廩送夫。猶循舊典。而殊無
眷戀之恩矣。惟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常推案哭。遷亦
嘗瑾等罔休也。維時給事中呂紳劉蒞言二臣受先帝顧
命一不可去。遺陛下有輕棄老成之嫌。二不可去。民窮天
變禍變叵測。三不可去。舍剛正而取柔順。四不可去。喜新進而
厭老成。五不可去。疏入報罷。既而王岳范亨徐智並發南
京。克淨軍瑾又遣人盜殺岳亨於臨清。由是大權一歸瑾等。
勢傾中外。莫敢誰何。文臣慄禱自此始矣。李東陽上言。臣等
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疏屢上。最後且
曰。謂可以適情遜志。則臣之愚慙有所未能。猶欲其替否拾遺。
則臣之罄竭無復可強。竟不允。及劉謝頻行東陽祖餞。欵欵
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激切一語。則與我輩
同去。爾東陽默然無以應。然三臣皆受顧命者。國無賢人。誰
與共理。當時士夫莫不嗟劉謝之去。而猶幸李之尚留云。

刑部右侍郎郝之義卒

字宜之。清澗人。性嚴毅。循介。居官以廉慎著。義卒。子序舉人。乞
祭。葬。瑾恨不附。已寢。其奏具。卑序舉人。遣戍。瑾敗。乃復。

命吏部尚書焦芳不妨部事。直文淵閣。

芳性險悞。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貴陽州同知。
尋累遷至尚書。劉健等與韓文謀除瑾黨。芳督通於瑾。瑾遂

引芳入閣表裡為奸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害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實錄總裁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旻以快不忿却事尋以東陽忠告懇辭。

以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改許進為吏部尚書梁儲為吏左侍郎

杖欽天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遣戍肅州尋卒

先是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樞天幾天璇天權星不明宜絕出遊嚴號令辟內侍寵幸又上言連日霾霧交作為陰干陽小人擅權叛上之象瑾矯詔杖三十又上言火星入大微垣帝座之側東西往來宜思患預防瑾大怒復矯詔杖三十戍肅州道卒於河陽驛妻度氏斬蘆菽覆屍塋驛後源豐城人父瑄為御史以劾曹石謫戍嶺外猶幸生還源屢疏獻忠不愧乃父而身遂不免朝野悲之。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致仕

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卒

字用敬公安人性醇謹自奉簡約遇事不避勞險所至有聲其在貴州平米魯之叛且立酋長後以統夷民其功尤鉅論者謂無愧名臣云。

勅兵尚書閻仲宇同太監苗達英國公張懋等提督團營操練軍馬

陞熊繡為南院右都御史

戶部尚書韓文落職閒住

瑾恨文日伺其過不可得。會有解戶以贖銀輸。內庫事覺。歸罪於文。詔罷職。戶給事徐昂言文端謹素著。正色立朝。不宜棄。內批昂褻美大臣。併落職。文去。乘一竹兜。夜不宿傳。舍行李僅一車。瑾陰遣官校伺察。無以加其罪。而益憾之。文子士聰任高唐知州。士奇任刑部主事。尋坐為民。

瑾惡之。捏旨勅令致仕。

十二月陞顧佐為戶部尚書。

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大師。焦芳太子太保。王鏊戶部尚書。

下武選主事王守仁於獄。廷杖之。謫龍場驛丞。

守仁疏言載銑等以言為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

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為諱。自是而後。雖閔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於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久抗。守陽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將遠遊。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驛。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

字廷祥。南昌人。留心理學。幼稱奇童。七歲為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

憲宗踐祚。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論。

王道綏萬言尋與時宰不合歸後三赴召而出在經筵首勸
閱西銘太極圖 孝皇即取二書觀之為人議論慷慨立名
好修每與陳選羅倫輩以理學相箴警士想望其風采為言
官詆訾疏凡七上乞休 武皇慰留之當時責備者憾其頗
殖田產然其大節終不失為君子云

改中書李選為給事中

以瑾同鄉故也中書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附錄 時劉瑾既入司禮 上悉以章奏付之初猶送內閣

未幾自於私宅票 旨批出專用私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

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
禮都察院有審錄重囚內有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

大怒罵之屠瀟率各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
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 朝見畢皆
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 旨必溫
有曰爾剛正明直為國除弊云



